



宋史全文宋高宗皇帝三

高宗皇帝三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改元○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自

紹聖廢制利至是始復德音下禮官講求然未有應者○金人掠天

水縣知縣事○岳等○岳皆殺之○丁未言考論大臣用人之際當

惟其賢不必以崇經崇除為限先是呂頤浩當國患請謁者衆乃揭

榜省戶曰未經經生除者不得投牒求官言者以為如此則宣政之間

倚權貴之門趨取顯美皆在所收豈無韜晦自重不願為人所知

者其何以來天下之士而濟艱難之業疏奏詔三省遵守○戊申江

南路招討使張俊改江淮招討使後數日俊入辭頗言季成兵衆上

曰汝將全軍設心朕攻一郡若何俊曰臣朝至而夕可入也上曰成

竭力攻九江兩月不能下則雖衆何能為俊大以為然上因謂俊今

口諸將獨汝未嘗立功俊曰臣何為無功上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

正彥則功績顯著如汝命○尚書省言岳鄂道延請

還隸湖北復江命○尚書省言岳鄂道延請

本
下
字
程

不
限
用
科
實
際

正
彥

還隸湖北復江

命

尚書省言岳鄂道延請

渡江入城

知人冠揚州

知政事謝克家

舉

監

臨安府洞霄宮○王子聖京官知縣並掌除內外侍從官限三日各

監

望可任縣令者二人犯贓連坐又詔不歷縣令人勿除監司即官不

監

歷外任人勿為侍從若為求法於是從官有五舉其子為縣令者而

監

子又皆貪職論者惜之○丙辰初許百司每旬休沐宰執因奏事上

監

曰一日休務不至廢事使一月間措置得十事雖二十日休務何害

監

若無所施設雖窮朝夕何補也○戊午戶部侍郎子孟度言兩浙路夏

監

稅及和買紬絹一百六十七萬餘匹半令輸價錢每匹兩千從之○庚

監

申銀青光祿大夫李綱退舉臨安府洞霄宮○詔趙普佐命元勳視

監

漢蕭何宜訪其子孫量錄用○辛酉壬詔曰朕念太祖皇帝創業

監

垂統德被萬世神祖詔到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乃至宣

監

和之末以太常寺禮部各行所主依違不決使安民之封至今不舉朕

監

甚閔之有司其上合龍封人名遵依故事施行○癸亥詔比降德音

監

寬恤事件州縣官宜悉意奉行違者監司按劾御史臺察之○初順

監

昌盜余勝等計亂土大陳望與射士張袞謀應之軍校范旺叱之曰

監

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為虐是無天地也

監

高宗 紹興元年

將

孫

覽黨怒剔其目而沒之旺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汙之不從又殺

之後為立祠建忠節○二月庚午改行宮禁衛所為行在皇城司○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言士大夫自衢信來者皆稱張俊軍行極

整肅上曰朕亦聞之犯軍律者已誅六七十人矣范家尹曰臣已書

獎其美上曰待亦作詔勉之立功後心忠謹惟守官職止當以此使

之張守曰陛下深得御時之術○已卯日中有黑子○辛巳禮部尚

書秦檜參知政事龍圖待制孫覲時知臨安府以啓賀檜有曰盡室

航海復還中州四方傳聞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

杜甫麻鞋入見乃拜拾遺亦有如公獨參大政檜以為譏已始大怒

之○壬子日中黑子消伏翌日范宗尹進呈因言故事當避殿戒膳

寅張浚奏本司都統制曲端自聞吳玠馬軍倒那坐擁重兵而不遣

應已請每州軍

禹州安置

依已行事

力浚

姓思端及王庶

先至授參議官浚卒念端

秦州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楊

盛言端反有實跡者十秦鳳副總管吳玠亦懼端嚴明諸端不已庶

因言干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蚤圖之會蜀人多上書為端訟寃浚

亦畏其得衆心始有殺端意矣○壬辰兩電○癸巳翰林學士汪藻

上駁將三說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大略謂

諸將過失不可不治今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

中廟堂者具瞻之地今諸將率驟謁徑至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

又遣將出師詔侍從集議者所以博衆人之見今則諸將在焉且諸

將聽命者也丁使之預則利於公不利於私者必不以為可行便

於已不便於國古必不以為可罷欲其肩鋒鏑死地難矣自今諸

將當律以朝儀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無使參議

論之餘則分既止而可具其功矣何難乎弭盜何憂乎渴虜或至於

理財則民窮至骨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為言也今國家所有不過數

十州所謂生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何以堪之惟痛加裁損度

王藻 不相 容

三駁 將

諸將 詠文 臣

川陝 類省

呂明

高宗 紹興四年

其可爾外之可損者軍中之可損者軍中之可損者軍中之可損者

古以兵權屬人未有貽患者今諸將之驕樞密院已不能制宜精

擇備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以漸消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是時

諸將中劉光世兀橫劫藻有是言藻書既傳諸將皆忿有令門下作

論以詆文臣者其略曰今日謀國者皆文臣自蔡京壞亂紀綱主黼

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城建議者執

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遁

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躪京東西淮南之地為王臣而棄地棄民誤國

敗事者皆文臣也間有端節死難當橫潰之衝者皆武臣也張邦昌

為偽楚劉豫為偽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武兩塗若水炭之不

相合矣○丙申復詔諸路提刑司類省試於是川陝宣撫處置使張

浚始以便宜合川陝舉人即置司州類省試自是行之至今○宗維

既得關中地遂悉割以予偽齊關陝之陷也士大夫守節者甚衆○

三月戊戌朔自駐蹕南京以來軍士日給百錢比數十日一犒設前

是水軍統制官崔瑄以其衆萬有千一百人降于呂頤浩呂頤浩始

法按月支銀

以是增一軍

錢四萬四百緡

魯魯
止盜
利害

不用
威里
管軍

李俊筠俊

高宗紹興元年

富平失律上疏待罪壬寅上謂輔臣曰浚放罪詔宜早降因言浚用
曲端趙哲劉錫後見其過即重譴之浚未有失安可罷也同知樞密
院事李回曰須得勝浚者乃可易上曰有才而能辦事者固不少若
孜孜為國無如浚亦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浚乃得安○甲辰福建
轉運判官曾魯條具止盜利害請擇令尉罷免行錢雜米賑濟減錢
破縣分上供銀上諭輔臣曰魯所奏切中時病皆可施行上因言朕
每日五更初盡覽諸處奏報比明所覽略盡乃出視朝蓋上勤政如
此○丙午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王宗濂復忠州團練使以放叔也
上曰宗濂自可用但當時用非所宜兼威里不當管軍張守曰祖示
時亦有威里管軍者上曰要是擇才只今諸威里豈能管軍范宗尹
曰誠如聖訓○庚戌江淮招討使張俊復筠州初俊引兵至豫章而
李成在江州其將馬進在筠州皆不進俊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
矣敵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文
牒俊來索戰俊復細書答狀以驕之賊謂俊為法戰俊牒知賊情急
乃議行岳飛請自為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也

張榮
敗虜
于網
商額

其先鋒擊破之乘勝追奔前一日至筠州進出軍於筠河先守要地
沂中語俊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勝願以騎見屬公率步兵當其前沂
中乃將騎數千與陳思恭分為兩道同出山後俊嚴陣以出鏖戰至
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之俊遂復筠州臨江軍馬進復
還江州與成會俊整兵追之○壬子先是張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
乃引舟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左監軍昌以舟師犯榮水寨榮亦
出數十舟載兵迎敵望金人戰艦在前榮謂其衆曰無慮也金人止
有數艦在前餘皆小舟水退隔淖不能岸我捨舟而陸殺指材中
人耳遂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人不能騁舟中自亂溺水陷淖者
不可勝計昌收餘衆二千奔楚州榮獲昌子塔益整浮賊其衆榮聞
劉光世在鎮江乃遣人願聽節制且上其功光世大喜以榮知泰州
○初摧南恩州陽江縣田鹽縣有潮水所浸田一項二十四畝提舉
鹽茶司募民墾之置竈六十有七歲產鹽七十八萬千四百斤收淨
息錢萬九千餘緡遂命官領其事後二年又增萬二千緡○甲寅詔
罷免行錢州縣官市買方物如民間之直違者以自盜論始用魯魯
也先是文心惠音一或閩中上供銀三分之一是日又減建劍

李季
乾象
通鑑

志在
一統

却孔
非舟
獻王

張浚
鐵山
軍

銀半分令福建轉運司充糴米二萬斛充賑濟○初河間府免解
進事李季集夫文諸書號乾象通鑑季寓居婺州乃命本州給札上
之○自渡江國史散佚至是衢州布衣何克忠獻太祖實錄國朝寶
訓後八九年而國書始備○已未張俊捷奏至上諭輔臣欲赦李成
軍中脅從者范宗尹因言今日之事不可削弱上曰祖宗基業宏固
偶值戎寇故劉豫李成等輩跋扈得獮或謂止於淮上作籬落朕甚
不取要當以次收復頃一統乃已耳○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
言於潭州池中得美玉可為御寶乞遣人宣取詔御寶已足備兼自
艱難以來華靡之物一無所用其母進○甲子始下詔罪狀李成募
有能斬首及獲成者除節度使賜銀萬兩錢萬緡且赦成軍中脅從
者初馬進既敗江淮招討使張俊追之至奉新樓子莊賊將商元據
草山設伏後熟視見山險路狹乃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頂殺伏奪
險遂至江州進拒戰不勝絕江而遁乙丑俊復江州統制官楊沂中
趙密引兵追擊文大敗之成復還蘄州自是俊軍有鐵山之號○宣
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本司參謀官王庶知興元府兼利夔兩路制
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留統制官王宗武兼斌兵二十馬不滿百使庶

高宗紹興元年

成憲
軍器
皇太
后崩

守時虜騎已破福津蹂同谷迫武興俊遂退保閬州於是盡失陝西
地但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時興元帥事草創倉廩乏絕師旅寡弱庶募民教之河東陝西潰師
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月有衆一萬○夏四月庚午尚書戶部侍
郎孟昶請諸路無額錢附經制起發從之於是通鈔旁定帖及賣糶
等錢凡七色○甲戌詔修日曆○丁丑刑部尚書權禮部尚書胡直
孺等言參酌皇祐詔書將來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示于明堂奉太
祖太宗以配天庠幾禮專重簡從之天地復合祭自此始○戊寅張
俊捷奏至上謂輔臣曰兵既精又治器甲所以成功以此知軍器當
留意朕計五軍見甲已四萬范宗尹曰得十萬粗足上曰可足成之
財固當惜然於此不宜吝也○庚辰隆祐皇太后崩于行宮之西殿
○壬午詔江浙諸路上供紬絹半折見緡三千仍易輕齎赴行在○
辛巳造程程俱劄子名臣列傳止是節本合與不合錄呈上曰初止
令進累朝實錄蓋欲盡見祖宗規模此是朕家法要得遵守既退范
宗尹已下歎仰者久之

帝王之道雖同其法則不必同忠賢文異制同歸于

治蓋因以制官各自為一代之法夏商周之子孫得以憲于先王
傳世數十而長久者也太上皇帝欲盡見宗祖規模且曰此是朕
家法要得遵守則自中興以來致治之效皆由於此今日尤當率
循而不忘也

張浚
端

○癸未桑仲陷鄧州殺知汝州王俊○丁亥詔推貨務導之茶鹽見
行成法不得毫髮改更務令上下孚信入納增廣○宣撫處置使張
浚殺曲端于恭州端既為利變制置使王庶所請知渭州吳玠亦憾
之乃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
可並立且方倚玠為用恐玠不自安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
在鳳翔嘗以事件端鞭其背有切骨恨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
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自馳四百里至是連
呼鐵象者又數聲乃走逮既至隨命獄吏繫之維之糊其口燔之以
火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恨西人以此益非浚然
議者謂使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廢辱之憾端一搖足秦蜀非朝廷
有誰殺之可也

高宗 紹興元年

過也用吳玠而保全蜀浚之功也

○乙未詔臨安府秀州亭戶合納二稅依皇祐專法計實值價錢折
納鹽貨先是兩浙轉運司以罷給贖鹽公輸本色提舉茶鹽公事梁
汝嘉奏亭戶以前墾墾為生未嘗墾田於是申明行下○五月己亥主
管江州太平觀李弼孺勒亭初范宗尹薦弼孺使領營田遂召赴行
在而右諫議大夫黎確奏弼孺淫汙狡妄媚事朱勳宗尹曰固知弼
孺小人然但欲委之勸耕故有此命上曰君子易疎小人易親不知
者無如之何既知弼孺小人安可不疏今日知田事者應別有人可
勿召也弼孺怒上疏訟確所言誣誕故有是命○辛丑御筆犒賞諸
軍一次范宗尹奏自犒賞後已近五旬上曰朕不欲數犒凡三月可
省一次今財用止出東南數十郡不免痛加節省若更廣用竭民膏
血何以繼之宗尹等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幸甚○癸卯上出大宋
中興之寶及上皇所獲元圭以示輔臣寶上新刻者其玉明潤視定
命寶猶大半分○中書舍人洪擬轉對論帝王之學中叙董仲舒王
吉之言末以章句書藝為非帝王之事上曰人欲明道見理非學問
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亦善所

知小
人不可
用
刻中
皇聖
論學
問

當為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秦鳳經略使吳玠及金人烏魯折合戰于和尚原之北敗之時金主晟之從姪沒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兩道入寇沒立自鳳翔二將由階成約日會和尚原玠與其弟統領官璘以散卒數千人駐原上朝聞隔絕軍儲匱乏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幕客陳遠猷夜入告玠璘召諸將厲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為備益力是日二將以勁騎先期而至陣于原北玠擊之四戰皆捷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虜棄馬逐敗去後三日沒立自犯箭筈關玠遣別將擊之二寇卒不得合又五日虜移寨黃牛嶺會大風雨雹翌日引去張浚錄其功承制以玠為明州觀察使璘為康州團練使擢秦鳳路兵馬都鈐轄統制和尚原軍馬○丙午江東安撫大使司奏捕虜賊李敦仁獲捷時呂頤浩猶在吉參議官李承造以聞上曰頤浩大臣義當體國江西盜賊非張俊未易辦頤浩須少性之如廉蔭相濟乃可趣令視事李回請上親札富直柔又乞遣中使無問上從之○詔承議即范同宣教即勅令所刪定官劉一止修職即王洋並召試館職初復故事也○郭仲威為劉光世所執仲威與李成有舊欲往從之又謀據淮南以通劉

高宗紹興元年

豫光世遣前軍統制王德手擒之○已酉詔以米價貴諭積粟之家出糶三千斛以上補官有差○辛亥詔以道路未通諸路死囚應奏獄者權令降等斷遣○郭仲奇權主管殿前司公事自巡幸以來三衙實無兵名存而已○邵青以舟師犯太平州○癸丑詔斬郭仲威於平江市先是仲威焚掠平江故就誅之○甲寅趙令憲知南外宗正事上命令憲往泉南選宗室子育之宮中故有是命○戊午權工部侍郎兼詳定重修敕令韓肖胄言對修政和嘉祐敕成○復置太府寺丞以承奉即章億為之措置印給茶鹽鈔引○沅州言本州自熙寧末為郡始創營田招置弓弩手四千人靖康調發往往不歸今軍食窘急乞以閑田募民承佃招捕弓弩手二千人餘助歲計從之先是鼎澧辰沅靖諸州以地接蠻徭溪洞故熙豐間排置弓弩手五郡合萬三千人散居邊境教以武藝無事則耕作自贍有警則集而用之最為利便後全軍調發應援河東或死或亡其法浸廢矣○朝散郎呂安中言舊管給錢募戶長摧稅近已差甲頭宜補其在錢用助經費詔諸路提刑司拘收赴行在既而言者以差甲頭不便者有五於是甲頭不復差而着戶長役錢因不復給○己未祕書少監程

俱言見修日曆之下諸州搜訪建炎元年以後邸報及所被受朝旨文字仍於中外臣僚先具取會二年事實應曾任宰執至行在職事官有日曆合載事件如政事弛張臣僚黜陟刑賞征戰凡所見聞或私自記錄或親承聖語及所上章疏并被受詔敕與公案官文書之類並令詣實抄錄回報以憑修纂從之○辛酉荆南鎮撫使解潛言所管五州絕戶及官田荒廢者甚多已便宜辟宗綱權屯田使樊賓副使募人使耕分收子利詔以綱為鎮撫司措置營田官賓為同措置官渡江後營田自此始其後荆州軍食多仰給於營田省縣官之半焉○壬戌范宗尹等以國用不足奏鄂蜀通直修武即已下官上曰不至人議論不張守曰祖宗時亦嘗有此第止於齊即李回曰此猶愈於科歛百姓上曰然大凡施設湏可行於今可傳於後即善耳其後遂止鄂蜀承直即以下官○邵青受劉光世招安太平州圖縣○癸亥初馬進既為張俊所敗而李成猶在蘄州至是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乃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誤之俊率衆攻險賊徒奔潰進為追兵所殺成遁去以餘衆降為齊○六月己巳初鄂蜀承直修武即以下官承直二萬五千

馬宗 紹興元年

招安 即青

殺馬 進李 紹

論戰 守事

撥實 亮言 儲貳

編修武四萬五千○乙亥張瑛犯宣州○戊寅言者論朝廷斬駐江左蓋非得已當為攘却恢復之圖頃歲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金人奄至卒以奔走踰江而東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之過也前年移蹕建康是時兵練將勇食足財豐據江上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守矣金人未至先已奔走遵海而南北呂頤浩之過也今歲戰守之策安所從出萬一事起倉卒大臣復欲棄土地遺人民委府庫脫身奔走此豈安國家定社稷之謀乎臣愚以謂有江海則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則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馴擾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財賦則必轉運搬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伏望委任大臣早賜措畫詔三省樞密院措置○辛巳召越州上虞縣丞婁寅亮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寅亮之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恭惟陛下克已憂勤備嘗艱難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掖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識者寒心欲望陛下於伯字行下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親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

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備環列
庶幾一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疏入上讀之大以嘆寤簽書樞
密院事富直柔從而薦之遂有是命○壬午張琪犯徽州○甲申邵
青復叛引兵趨江陰○戊子謂輔臣曰昨令廣選藝祖之後宗祖
一二三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岐嶷且令歸家俟其至泉南選之右
僕射范宗尹曰此陛下萬世之慮上曰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
不得享之遭時多艱柔落可憫朕若不取法仁祖為天下計何以慰
在天之靈同知樞密院事李昉曰自昔人君惟堯舜能以天下與賢
其次惟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聖明獨斷發於至誠陛下為天下遠
慮上合藝祖實可昭格天命參知政事張守曰堯舜授受皆以其子
不肖藝祖諸子不聞失德而以傳序太宗此過堯舜遠甚上曰此事
亦不難行祇是道理所在朕止令於伯字行中選擇庶昭穆順序簽
書樞密院事富直柔曰陛下聖斷度越千古第恐令慮不足以奉承
上曰且之廣求須自選擇參知政事秦檜曰須擇宗室閨門有禮法
者上曰當如此直柔曰宮中有可付托否 上曰朕已得之矣若不
先擇官屬則可慮之事吏多宗尹曰陛下睿明審慮如此宗廟無疆

高宗 紹興元年

行 伯字 豐立

光世 劉 兵 汰 祥 瑞

之備○辛卯輔臣 聖言者論劉光世軍中冗費上曰光世一軍蒐
汰冗雜約留兵幾 可以贖足范宗尹曰今月給錢十六萬緡米三
萬斛若留精兵三五 人且汰其使臣之罷軟者可以足用上曰俟作
手書與之如家人袖 首示朕意庶幾光世不疑委曲聽命翌日遣魯
思毅祇候羅置賜 出手書諭指仍以王帶賜之○七月乙未胡玠
光世以枯結生穗為 瑞奏之上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
有十萬鐵騎乃可為 瑞此外不足信朕在潛邸時梁間有芝草府官
皆欲上聞世幸自 解之不欲主此奇怪事輔臣歎服

龜 且於奉天也深思政事以盡畏天之誠靜坐內省以求
天之意望出井度則深以天下為憂矣未風雷則深以美狄為慮
父雨則望求言大雪則詔決獄枯結之生可稱也吾瑞鐵騎而不
端枯結麟鳳之獻可喜也吾寶賢能而不寶麟鳳獻芝草則凡獻
祥瑞則貶於是而無 喜祥瑞惡變異之失

○庚子新知澧州 吳章為潼川府路轉運副使自置宣撫司後四川
監司以敷除者始此○辛丑皇伯 之話為寧州觀察使封安定郡王
先是燕秦二王後爭 鬪封父不決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言燕王太祖
長子其後當龍封 議遂定令話德昭元孫也○壬寅申命有司討論

劉豫
得罪
於虞
贈謚
劉摯

濫賞○復置翰林天文局太史局學生五十人天文局十人○甲辰
詔祕書省長貳通修日曆○丙午金左將軍昌自宿遷北歸昌過東
平偽齊劉豫不出迎使人言於昌曰豫今為帝矣若相見無拜之禮
昌怒責之却其獻豫遣偽相張孝純隨而和之昌卒不解○辛酉故
追復觀文殿學士劉摯贈少師後謚忠肅○呂頤浩督諸將與張琪
戰于饒州城外大敗之琪走浮梁縣復還徽州○癸亥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初
宗尹既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僥倖者爭排之上批朕不欲歸過
君父歛怨士夫可日下寢罷宗尹堅以為可行即日求去上曰天下
事不必堅執至如人主有過尚許言者極論若遽沮遏抵瀆人不進
言如此則於誰有損始宗尹之建議也擢方贊之至是見上意堅反
以此擠宗尹遂召翰林學士汪藻草宗尹免制曰日者輕用人言妄
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
方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方廢格詔書而持必于下於是宗觀以
來濫賞悉免討論但命吏部審量而已○戊辰參知政事張守等止
對修嘉祐政和敕令格式一百二十二卷看詳六百四卷詔以紹興

高宗紹興四年

論王

不錄
胡唐
考功

命進
贈謚
蔣

職官

重修敕令格式為名自來年施行○己巳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汪
伯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後四日以為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
庚午直龍圖閣沈與求試侍御史上嘗從容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
法與求對曰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
邪正楊雄名世大儒乃為劇秦美新之文馮道左右賈國得罪萬世
而安石於漢則取雄於五代則取道是其心術已不正矣施之學術
悉為曲說以惑亂天下士俗委靡節義凋喪馴致靖康之禍皆由此
也○壬申吏部自外郎胡世將奏其兄唐老靖康中嘗建議除上為
大元帥且為之請謚上曰當時之事亦偶然耳何功之云張守等退
而歎曰大哉王言○癸酉初命大禮後引試刑法官自渡江又廢至
是舉行○乙亥上諭輔臣曰黨籍至今未畢卿等宜為朕留意程熙
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昭著宜即優贈乃贈夬直龍圖閣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言守舉
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
事發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
士蘇軾特贈具政殿學士○丁亥參知政事秦檜守尚書右叅射司

初相
秦檜

程頤
制詞

李綱
覆戰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既免相位久虛論昌言曰
 我有一策可以從其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
 聞故有是命○戊子贈張舜民寶文閣直學士程頤任伯雨並直龍
 圖閣制曰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遺道以趨利捨
 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
 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
 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斯文其矣尔願潛心大業無待而興
 者也方退居洛陽子弟從之孝悌忠信及進侍帷幄拂心道旨務引
 君以當道由其內以察其外以所已爲而逆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
 學可行不疑朕錫以贊書靈以延閣尚其明靈克享此哉○神武左
 軍都統制韓世忠請以明堂恩澤爲子忠翊郎閣門祗候亮易文資
 許之諸將以文資員祿子孫蓋自此始於是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已
 任孫正平爲班行既而亦請復授遂以爲例○庚寅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李綱爲提舉大學士○辛卯右司諫韓璜論新除江東安撫
 大使王伯彥爲相誤國不當用不報疏再上上曰治天下夜以一日
 曰公而已朕亦安得而私乃訖伯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高宗皇帝御筆

不
費
不
費
不
費

○九月二午朔中書言池江二州地勢僻隘失祖宗分道置帥之意
 詔江東西路帥臣復還建康府徽州舊治○乙未寧州觀察任章端
 求差遣上曰淵以宣和皇后季弟義當敦睦然其人素不循理難以
 出入禁闕故斥逐之朕不敢以公辭示私恩密院可與一遠闕也居
 官有過難以行法已而以淵爲福建路副總管○戊戌刑部奏軍士
 黃德等劫殺案目其從二人停于岸次刑寺欲原死上曰強盜不分
 首從此何用貸朕居常不敢食生物懼多殺也盜於此時須當殺以
 止殺○己亥詔文臣寄祿官依元祐法分左右字職罪人更不帶以
 示區別用樞密院編修官楊原請也其後選人亦如之○是夜雷○
 甲辰禮部言自今應賢良方正科乞並用從官三人薦舉不如所舉
 者坐之故事閣試六題以五通爲合格及是侍郎李正民貪外郎王
 居正言今復科之初使士大夫徒能記誦義疏亦無補於用樞密奏
 疏出題外餘如舊制詔兼於義疏出題仍以四通爲合格○乙巳詔
 百司稽違許御史臺六察官彈奏以待御史沈與求援元豐故事有
 請也○丁未尚書省請下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兩浙之備

天 益 善 相 浩 呂 天 益 善

明湖州平江府江西之慶吉州撫州各共千五百福建千二百饒信
州八百遂州令通判一員董其事所費以上供折帛錢支從之○辛
亥合祭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赦天下時中書省人熟直學士
院席益草赦文有曰上蒼懷海禍之心羣策竭定傾之力六師奏凱
九寇成功爰樂宗嚴聿修大報上以夸天不悅○癸丑開府儀同三
司呂順浩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尚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甲寅初上以席益草赦文夸大惡之會益早呂順浩復相制有曰
朕中興聖緒燕飢寒守文之難上亦不喜乃出益知温州○戊午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落職侍御史沈與求言宗尹十九罪故有
是命○己未尚書省言近給賣新告價直高大變轉不行乞減修武
切爲二萬緡承直郎爲萬五千緡從之○庚申初措置河南諸鎮屯
田侍御史沈與求亦言乞因松江荒閑之田募人屯耕用爲餉落
兼資諸餉此誠計之得者乃陳屯田利害爲古今集議上下三卷上
之詔付戶部後亦未克行○冬十月乙丑詔自今旌京諸門人實有
才能者公舉而器使之庶幾人人自竭以濟艱難之運時呂順浩爲
政喜用材吏以其多出京黼之門恐爲言者所指乃白上下此詔

駮 未 駮 未

駮 未 駮 未

○參知政事李回不爲呂順浩所喜力丐免罷爲江西安撫大使兼
知洪州○丙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朱勝非分司南京江州居
住侍御史沈與求論勝非避事辭難故敗○己巳浙西統制官王德
以黃榜招安邵青既而降之○庚午戶部尚書孟庚參知政事○壬
申詔行在置宗正一司將內外宗司分寓廣潮永三郡上以行在宗
子無統屬之人故有是命○甲戌尚書事部員外郎廖剛守起居舍
人剛言陛下游意翰墨博覽群書亦可謂之好學然帝王之學與文
士異因援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身與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其端
在正心誠意願去未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以福群生矣○乙亥
陝西諸路都統制秦鳳路經略使吳玠及金人戰于和尚原大敗之
初宗弼會諸道兵及女真兵合數萬人謀入寇宣撫處置使張浚命
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宗弼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原玠
及其弟璘率統制官雷仲等選勁弓強弩與戰分番迭射虜駐隊矢
接發不絕且繁密如雨虜稍却則以奇兵邀擊斬其糧道凡三日是
夜大破之浮誠首領及甲兵以萬言宗弼中流矢二僅以身免得其
虜蓋自虜入中原其敗衄未嘗如此也於是浚承制以玠爲鎮西軍

漢 魏 晉

節度使錢鏐於鳳翔使召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宗弼既為玠所敗
自河東還燕山左副元帥宗維更以陝西副統撤離曷為陝西經略
使將兵屯鳳翔府與玠相持○壬午尚書省言近分撥神武右軍往
蔡州屯駐合用錢理須撙節行在至蔡州不通水路難以津搬契
勘便錢之法自祖宗以來行於諸路公私為便比年有司奉行不務
經之致失信於民今來軍興調度與尋常事殊不同理當別行措置
詔戶部印押見錢關子降付蔡州召人入中執關子赴杭越權貨務
請錢每千搭十錢為優潤有偽造者依川錢引抵罪東南會子法蓋
張本于此○范汝為入建州遂據其城○甲申初興元府利興路制
置使王元府與洋州諸邑及三泉縣強壯號曰義士知縣為
軍正尉為官
武於縣月閱武於州不半年有兵數萬其後合
興洋三泉四郡義士至七萬人至今不廢○乙酉同知樞密院事富
直柔言祖宗時三衙用邊功戚里班行各一人蓋有指意上曰參用
戚里固祖宗法然察其處多恐不可用○戊戌行在越州火燔民否
甚然○已丑錄唐宰相張九齡十二世孫為泉州文學○壬辰
程順孫
分守今後五日又官其家一人○十一月乙未是舉

秦 魏 晉

漢 魏 晉

安府洞霄宮胡安國試中書舍人兼侍講秦檜之也○丁酉承事
郎王超充廣西經略司幹辦公全專功捉舉左右江峒丁及收買戰
馬自五路既陷馬極難得議者願額外於西南夷接境有馬可市時
已罷買馬司以帥屬領其事工部侍郎韓肖曾言戰以騎兵為勝今
川陝馬綱不通而廣右鄰諸寨思即邕州置官收市專責成功故復
置官提舉○戊戌詔以會稽漕運不繼移轉臨安先是尚書左僕射
呂頤浩言今國步多艱中原隔絕江淮之地尚有巨賊駐蹕之地最
為急務要當使號令易通於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
阻至是遂定移蹕之議○參知政事王夔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
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副之○已亥宣教節進寅亮守監察御史
以其言守社大計也辛丑太常少卿趙子書請續編紹興太常因革
禮明年乃成凡八十六篇為二十七卷○子書又言每歲春分日記
高禘自巡幸不行至於被無子祝多男以係四方萬里之心蓋不可
闕望自來歲舉行從之○乙巳迪功郎陳剛中上書論今民力凋瘵
國用匱乏而冗食之官衆不急之務繁行在之寫務可省併者三分
居一而州縣冗食尤可怪駭以月計之不知所費緡錢幾百萬民之

脂膏日以乾涸邦之財賦日以蠹耗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願罷冗
食去虛文以足邦用上召對改合入官所陳令三省措置○言者論
浙西科斂之害以為均買度牒勸諭官告下戶貧民皆以困乏不支
糴錢強令輸粟號曰均糴又別立一名曰借糴復計頃畝以月科數
上下相蒙名曰健吏若今盜賊幾半天下豈天下之人皆茹之徒哉
願詔重科數之罪嚴食墨之法庶幾人心未叛天命未改詔本路漕
司究實○知瓊州虞沆言近歲州縣之吏多賄敗者望自今命官犯
入已贓許人越訴其監司不即按治者重行黜責從之○確張琪于
越州市○丁未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奏本鎮管屯田畫
一事件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規與群盜屢戰群盜稍息規以
境內多官田荒田乃依古屯田之制命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其說以
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保
寨寇至則保寨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
曾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權罷之使從軍凡民戶所營之
田水田畝賦稅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蒲二年無欠輸給為永
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無行營田事府縣官悉
高宗皇帝元年

周禮
濫刑

行皆不更置官吏條畫既具乃聞于朝望嘉獎明年下其法於諸鎮
使行之○庚戌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守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子手詔曰朕仰瞻坐思雪神人之大耻不有濟濟多士實我周
行則不能也且已雖賢不若薦賢之為愈近得陳襄薦章草起可馬
光而下三十三人審如所薦斯為盛矣合宜示百辟卿士各舉爾所
知應內外從須三人以上在外令三省自錄板行下諸監司郡國郡
國備錄申牒諸寄居到限五日具名同罪保舉繳連以聞舉得其人
當受上賞毋以先得罪於朝廷及察京主簿門人為嫌○甲寅上曰
周杞任情喜怒不免濫刑以故言者紛然凡當官者小過矣未有害
唯濫刑為害最烈聞杞守常州數濫殺人豈得不治朕日聽斷若任情
殺人豈不可恥願恐非理爾輔臣將順聖德退而記之以垂訓萬世
○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守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既敬目戒則其小者不論可知也刑一無罪報一不幸豈不傷好
吏所以不免也
乙卯紹興府奏百姓路榮失火罪狀上曰此次不細恐是天戒不專

擢黃叔敷

請伏湖田

為榮罪止杖遣足矣○丁巳日南奎命提舉萬壽觀燕侍讀王錡祀
 昊天上帝于告成觀初復舊理也○辛酉為齊奉鳳經略使郭振掠
 白石鎮宣撫司選鋒將王彥等併兵禦之賊兵大敗振為官軍所獲
 遂復秦州○壬戌監察御史劉一止言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司凡
 所用法令類以人吏省記便為予奪欺弊何所不有伏望改差詳定
 一如其請既而廣東轉運司以元祐吏部法來上乃命參以七司所省
 詔元豐至紹興條例參酌修立再踰年而後成云○十二月甲子朔
 詔直徽猷閣黃叔敷文學吏事皆有可觀恬退之節士夫推重可除
 給事申令所在以禮敦遣赴行在○乙丑太常少卿趙子畫權尚書
 禮部侍郎本朝以公族為從官自子畫始○丙寅詔依祖宗故事復
 置密都承旨以兩制為之○丁卯吏部侍郎李光請復東南諸郡
 湖田詔戶部取會聞奏初明越州鑑湖白馬竹溪廣德等十三湖
 自唐長慶中創立湖水高於田田又高於海旱澇則遞相輸放其利
 甚博自宣政間據昇守明王仲慈守越皆內交權臣專事旗奉於是
 悉廢一郡陂湖以為田其租米五之傷御前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稅不

宗

論科配之害

論科

可勝計光奏請復之既而上虞縣令趙不推以為便遂廢餘姚上虞
 二縣湖田而他未及也○辛未夜行在紹興府火○壬申言者論今
 日為百姓其害無如科配一事常賦之外一歲之間至五七次望今
 後除依法催科以備軍期外自餘非泛科抑一切停罷詔戶部勘當
 戶部侍郎柳約言遇災傷及經兵破難以不放通欠外若實因軍期
 須索亦有許收量添酒錢應副或因軍期所需多其數別作支用
 昨降旨以自盜贓論望伏案降指揮施行從之時一著又言朝廷之
 上喜徇祖宗愛民之良法而諱言今日科敷之大害如早稻未熟而
 借欠之苗春蠶未畢而催和買富民鬻田舍下戶質子女籲天不聞誠
 宜嗟閔伏望明詔大臣繼自予力以科敷為諱而行加條畫甲飭監
 司俾不得加數掎肘因事侵漁詔申嚴行下○乙亥初詔內外侍從
 官舉縣令中書記各以次除授而言者以為所舉多親舊或罪累礙
 於銓選之人乃命吏部參攷其負罪礙格之人並罷仍坐所舉官○
 丁丑手詔略曰比緣國難盜起未息者蓋委贖之吏無恤民意及煩
 王師而軍須不免又取於民因循展轉日甚一日欲民不為盜不可
 得也可將建炎三年以前積欠除形勢戶及公人外一切蠲除如州

統 捺 彙

縣不奉詔及監司迫賜州縣巧作催科者並除名令御史臺糾察
出黃榜曉諭又詔二省備坐祖宗朝真決賊吏舊制鑄給行下自今
有犯依法行遣仍籍沒家財上以軍興民困吏緣為姦故盜賊蜂起
乃下此詔焉○以岳飛為神武副軍都統制仍以所部屯湖州時飛
遣其甥婿高澤民至紹興乃詐為飛狀乞都統制或總管軍事飛皇
恐自辨詔諭以出自上意仍鑄印賜之○曹成據道州○戊寅以禁
出會稽許臣民實封言事○詔行在職事官人添職錢十千○辛巳
復置廣東茶鹽司舊淮南鹽息歲收八百萬緡自軍興淮南道梗許
通廣壩於江湖諸路即二年半入納才七十萬緡至是江湖壩價每
斤為七八百錢議者以為利厚而冒販者多故復置官提舉○戶部
侍郎柳約復請增諸路酒錢上等每石二千下等一千其半令提刑
司稽查餘備軍費從之○初監察御史婁寅亮既陳宗社大計尚書
右僕射秦檜以寅亮言直柔所薦與之使言者論寅亮宣和中心死
於賊匿不舉喪壬午詔大理寺劾治○甲申石司諫方孟卿言祖宗
故事諫官置局於後省號為兩省官蓋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祖宗
以諫官居之不無深意今行在諫院許於皇城內建置未有定處望

古風不 紹興元年

不殺 聖更 永思

今依舊隨省置局詔諫院許於行在所都堂相近置局○丁亥言者
請贖吏當死者勿貸上曰朕本心欲專尚德化願贖吏害民有不得
已者然亦豈忍遽置縲紳於死地如前詔杖遣足矣○閣門官蔡真舍
人潘永思追一官坐為入市恩澤也先是大理推治事連永思上曰
永思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乃命罷職就逮○戊子宣撫處置使
張浚奏和尚原勦殺金賊是日呂頤浩等進呈浚奏劄言為水運以
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因奏去年論浚者紛紛願陛下
保全得以安跡萬一有功實賴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上
因備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害少而利多皆所可為若聽浮言則
事將俱廢願浩擢出至省府未食捷奏至上大喜○壬辰詔自今春
試選人及京官初出官人銓試如故事後不果試明年秋乃克行之
○賜陳東家錢五十萬○詔以冬寒命有司賑給行在紹興府居民
不能自存者其後移臨安亦如此例○初命戶部降本下江浙湖南
和糴米以助軍儲○南平王李乾德薨于陽煥立
紹興二年春正月癸巳朔上在紹興是日從官以下先發以將
還浙西也○甲午詔自今科場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乙

養廉

韓世忠

李綱

未詔諸路死因應獻者道路已通，依舊法奏按未通，疑許酌情減降如舊。○上詔及禁影贖吏官，願浩曰：賊吏侵漁不可不禁。然州縣官依條和合，得請給宜，按月支與使之食足，然後可以養廉。偶上曰：然，輔臣因進呈諸路公使庫支給外縣官供給條格，詔申明行下。○丙申，福建江西荆湖安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州，先是世忠師至福州，守臣程邁以賊方銳，欲世忠少留以俟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辛丑，世忠拔建州，初范汝為既被圍，固守不下。世忠以天橋對樓雲梯火砲等急擊之，凡六日，賊報稍怠。夜官軍梯而上，城遂破，賊眾死者萬餘，生擒其將張雄等五百餘人。汝為竄入洞中，自焚死。其將葉諒以所部犯邵武軍，世忠擊斬之餘，最悉平。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時在福州，見世忠曰：建州百姓多無辜，世忠受及城破，世忠令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種，使耕商賈者弛征禁，為賊脅從者汰遣，獨取其附賊者誅之。由是多所全活，及師還，父老請祠之。世忠曰：活亦嘗者李相公也。○壬寅，上御舟發紹興，至錢清，覆乘馬而行。丙午，上至臨安。○戊申，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蘇易之

非軍功不橫行

簡發三盜部曲

以奉化縣界把截所轉一官於階官上收使許之自政，和初改官名以即大夫易正副使，由是武功大夫率徑遷橫行至是，橫行凡數百千。書舍人程俱力論其不可，且謂祖宗之制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復為橫行不係磨勘遷轉之列，蓋橫行恩數多類，從官以元豐二年班簿考之，橫行共二十二人，如种諤韓存寶劉昌祚姚麟之徒，皆一時名將，故元豐官制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今文臣之謂庶官者，率不過中大夫而武臣乃遷橫行，此何理也。望自今非軍功勿遷從之。○己酉，江淮發運副使宋輝知臨安府。○丙辰，詔見任郎官以建炎以來未經上殿者，並引對吏部侍郎李光言。方艱難之時，朝廷廣收人才，兼收議論，即官最號高選，其間豈無英傑之士，可備大用，乃不令一覲清光，廉退之士固難於自進，故有是旨。○丁巳，右司諫方孟卿言：近權戶部侍郎柳約請推祖宗限田之制，凡品官名田數過者科敷，一同編戶。今郡縣之間，官戶田居其半，而占田過數者極少，若以格令免科需，則專取於民，必致重困。臣謂艱難之際，士大夫義當軀國，豈可厚享占田之利，而寢前詔勿行從之。○乙卯，詔輔臣以邵青單德忠李捧二盜就招，卿等速汰其眾，留

精銳堪出戰之士萬人中不過三千人可謂宰相呂頤浩秦檜都統制張俊被旨揀放青等有衆二萬三千其疲老不任披帶者皆釋之所有七千一如上所料

世傳漢高帝預知吳王濞五十年後必反謂狀有反相可知也至於五十年之說非通於數者不能蓋不然且其知三桀料陳平期周勃之安劉氏此豈數之能及哉大抵帝王之與其睿智絕人太上皇帝料降卒可用之數妙於著龜其張良所謂沛公殆天授者歟

○戊午詔自今停藏接引私鹽並與犯人一等科罪○已未詔修臨安府城之頽圯者○辛酉忠州團練使楊勅以所部四千屯吉州恣橫不法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邀勅會飲伏兵誅之遂并其兵勅建炎中爲盜踐蹂福建湖南諸州至是乃敗○二月丙寅詔建州權罷鼓鑄二年以監兵避亂散逸故也○丁卯詔選人七階並分左右時用元祐舊制寄祿官分左右而職吏不與焉言者謂祖宗以來選人皆以州縣繫銜故無所分別今選階品秩雖卑豈可無以律貪而置之庶耻之外乃下吏部如所請○已巳詔推貨務依臨安府樣造解計百隻降之諸路倉部員外郎成大亨言紹興府斛斛增入

高宗 紹興二年

李綱 師湖 廣

出給之際例合折閱與獄滋多惟臨安斛斛均平公私兩便故有是旨○庚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爲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前五日知道州向子杰奏曹成犯道賀二州宰相秦檜請身至湖外自當一面上曰卿等當居中運才不可授人以柄至是命綱○辛未上諭輔臣曰將來御試舉人止造席棚於講殿之前不必更修別殿呂頤浩因讚聖德以爲如此可以示四方士人使知陛下恭儉如此上曰朕天性不好華靡說與永平之主不同秦檜曰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古人處患難之事後世以爲誇美上曰卿言極是○壬申詔自今巡尉毋得注吏職出身人○乙亥雨雹○丁丑給事中黃叔敖兼侍讀權尚書吏部侍郎廖剛兼侍讀○始淮南營田司募民耕荒頃收十五斛及是宣諭使傅崧卿言其太重故百姓歸業者少詔損歲輸三之二俟二年乃征之仍賜崧卿錢五萬緡俾貸民爲牛種之費○已卯准呈張浚劄子上曰虜人既酋領有不免者當知天意所在朕當兢謹以祈天弭禍庶幾其國有瘳乎○秦檜因奏言每見陛下屈已從諫中外士民無不感悅上曰如前日百姓揭牌題以御綉服問之乃十年前京師鋪戶用其舊牌已令毀撤不知者將謂

始御

論至
仁

舊者未革朕所服者多縑素豈復有綺縠也○庚辰詔自今監司不得任本貫其見在任者比日移之○夜雷聲初發○癸未上始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乙酉上諭輔臣曰人主侍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字非堯舜莫能當呂頤浩奏檄曰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脩身正家齊天下有餘裕矣○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員編次日曆○庚子知撫州高衛落職與宮觀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且為圖上之 王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言者劾衛以蔡京園田叻冒改官頃者抗疏極言討論之非實自為地縉紳號為流外侍郎今乃崇飾誦說老不知愧望賜罷黜從之○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自古言利之臣不過推剝細民移東於西以欺其上近聞前知明州吳懋輒有所獻諭五萬緡竊恐朝廷受之無名小人觀望爭相効尤殘民以為己利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詔委自憲臣勘當以聞懋守 諭年時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懋以等策貸民錢十萬緡又得推酷之官軍用無乏其後勘當如章伯貶懋二秩而已○甲丑有司以春分日記高禱禮畢宮嬪有位號者以次即宮中飲福受

高宗紹興二年

慶
亮
死
李敦
仁平
施達
編管
羅江
淮發
運司

昨如儀○復荆湖東西為荆湖南北路○庚寅監察御史吳亮罷寅亮既為秦檜所擠按治無所得至是獄成坐為族叔郭名田改立官戶刑寺當寅亮私罪杖罰銅七斤詔免所居官送吏部未幾寅亮卒○三月壬辰朔慶化縣克賊李敦仁補閤門祗候其徒二十八人皆授官分隸張俊等軍中○淮西招撫使李光執韓世清于宣州○水賊翟進犯漢陽軍殺獲軍事趙令幾及吏民百餘人以其眾歸于孔彥舟○甲午詔兩浙市舶就秀州華亭縣置司○乙未詔罷江淮發運司以其錢帛赴行在始祖宗時發運司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即真揚楚泗州置轉般倉納受沂流摺運以贍中都且因 路之凶豐而平其糴及是江湖盜寇多綱米不繼發運司歲費錢十六七萬緡第職糴買而已故省之○襄陽府鄧州鎮撫使桑仲為知郢州霍明所殺囚其從者而以反聞 上惻然授其二子昕維將仕郎○已亥制授南越王李乾德子陽煥靜海軍節度使封交趾郡王仍賜推誠順化功臣自元豐後大臣功號悉除蜀安南如故○庚子詔自今行軍專委本路漕臣一員通融應副○陝西都統司同統制軍馬楊政及

方山原之

賞張俊伏兵

朱虎臣書文

張九臣對策

金人戰于方山原敗之○辛丑鑄紹興經筵印○淮東提點刑獄公
 事兼營田副使王寔言根枯到揚州未種水田一萬七千頃陸田一
 萬三千頃已分給六軍趁時耕種從之○丙午後置中書門下省檢
 正官一員○戊申江東統制軍馬張俊叙所降一官後起於諸盜所
 部凡七千餘人至是汰其老弱僅三千乃有是命張俊劾○已酉臨
 安府布衣孫清上疏論事詔賜束帛○癸丑詔寬兩淮租稅○童子
 朱虎臣七歲能誦七言律詩定布射與其兄端友皆來上召對端友以
 誦經子書賜束帛而虎臣為永信即○甲寅上策試諸路類試奏名
 進士于講殿上謂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材為異日之用若其
 言黉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崇寧以來惡人敢言士氣不
 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手詔諭考官直言者置之高第尤譎俊者
 居下列監官進士張九成對策曰禍難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陛下
 以剛大為心無遠以驚憂自沮臣觀金虜有必亡之勢而中國有必
 興之理特在陛下何如耳夫好戰必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
 亡而金虜皆與有焉彼劉豫者素無勳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
 叛於君親而委身於夷狄耳黠難經營有同兒戲今日之計當先用

高宗紹興二年

科欽名色

越王之法以駢之使修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
 篡奪之禍啓矣臣觀濱江郡縣為守令者類無遠圖陽羨惠山之民
 何其被酷之深也率斂之各種類閔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未
 又行八折八折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經實經實均矣又
 曰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數也流離奔竄益以無聊臣竊謂前此
 中興之主大抵以功德為尚去謬節慾遠位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
 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
 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每感
 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決兩流思欲掃清蠻帳以迎二聖之車又
 曰闔寺聞各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
 士大夫宴見有時宦官女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使前後者難問聖
 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洒之役復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
 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踈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指趣
 論古今之成敗將見闔闔寺之言如狐狸夜號而鳴臬書舞也上感
 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凌景夏次之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景夏之
 詞實勝九成欲以為第一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

擢張九成

禁新裂

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權貴者選誰謂不然遂賜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陝類省試合格進士楊希仲等一百二十人皆即家賜第希仲視廷試第五人恩例餘皆同出身○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喪回屈不能為也○今人復自水洛城入寇統制官楊政等又大敗之○丙辰詔韶州自今所鑄新錢毋得減裂務令民間不能做倣○上謂呂頤浩曰比來苦雨前日祈晴雨即止朕遣人於郊外取麥穗視之已結秀若晴霽十數日二麥必大熟茲誠上瑞何必甘露慶雲邪頤浩奏曰太宗皇帝嘗命親近人取禾穗入禁中又駕幸近郊觀稼皆聖主務農重穀之意○戊午詔景靈宮酌獻歲用三百五十羊自今損三之一○詔應有坑冶去處令漕司契勘所得不償所費者並罷○庚申初桑仲之未死也遣譚憲來告以願宣力取京師乞朝廷出兵淮南以為聲援呂頤浩信之始大議出師○真四月壬戌進呈殿試陞降策因奏有犯御名者上曰犯御名法當扶出然使文理可采亦不可因以失士○庚午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程汝文參知政事○辛未復置諸州學官四十二員時言者論

呂頤浩

訪中

文武之道不可偏廢漢綠議者務減吏員諸州教授例從減今所
在州郡添差堯庫捕盜官無慮千數何獨於此而吝之事下給令是
詳而有是命○壬申江東兵馬副總管楊准忠討軍賊趙進降之○
乙亥初命館職校御府書籍○戊寅進呈新策正奏名雜犯助教人
乞依特奏名例推恩上曰初降旨令考官以雙正為上諱倭居下此
以朕所惡凡士人當須自其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如張
九成輩上自朕躬下逮百執言之無所回避擢在首選其誰曰不宜
○已卯初政秦事上諭二相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當如范
蠡大夫德分職先是呂頤浩聞彛仲進兵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
北向及是上諭輔臣二人唯唯奉詔

堂建言周宣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興令二相宜分任內外
之事於是除頤浩江淮荆浙都督諸軍事總兵江上置修正局議
更張法度而檜領之

庚辰太學生許熹上書論事上召對命為迪功郎○壬午手詔曰比
自國步艱難以來中原士夫隔絕滋久間有流寓東南者往往之媒
寡獲姓名不能上達良可惜也可詔內外侍從監司郡守各搜訪薦

秦檜

胡安

制國

舉三兩人以備器使○夜臨安火○癸未詔曰朕寤寐中興累年于茲任人共政治效欽然載加考績登庸二相蓋欲其謀斷協濟事功倚毗眷遇體貌惟均凡一時啓擬薦聞之士顧朕拔擢任使之間隨其材器試可乃已豈有二哉繼自今小大之臣其各同心駢國敦尚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置典刑以誅其意時呂頌浩秦檜同秉政檜知頌浩不為特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為助欲傾頌浩而專朝權上頗覺之故下是詔○甲申中書舍人胡安國上制國論大略謂陛下登極六年謀議紛紜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而六飛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為分鎮恐非設險守邦之意且朝廷近弃湖北遠流川陝者謂蜀貨可以富國秦甲可以強兵也萬一有桀黠得之以守峽江之險則蜀貨不得東塞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臂而首尾不相濟矣臣謂且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為分鎮則全據上流出秦甲下蜀貨而血氣周流矣又言祖宗都汴其勢當自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事雖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也○乙酉呂頌浩言近至天竺祈晴今雨少霽可以少寬聖慮上曰朕宮中

高宗 紹興二年

宮中

陳冲 用不 貴李

亦自有蠶此不惟可候歲事亦欲知女工艱難事事質儉○李綱受湖廣宣撫使之命是日上遣內侍于蓋撫問令視上道乃還賓客多往賓綱有臨川陳冲用者獨不賀人問其故冲用曰丞相在靖康未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間居其望猶重若因此成功尚蓋前失萬一又無所成今日之名掃地矣何賀之有○戊子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呂頌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韓忠彥進封魏國公○己丑詔建州豐國監復鑄錢監舊有役兵五百歲鑄錢二十五萬緡及是纔餘役卒數十人乃減鑄額之半○庚寅偽齊劉豫移都汴京○閏四月癸巳高麗國王楷遣崔維清沈起入貢○衍聖公孔端友既卒詔以其子玠為右承奉郎封衍聖公○甲午上諭呂頌浩曰卿耆艾有勞今總督之任以大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願浩皇恐奉詔○乙未詔諸路類試進士赴殿試不及人正奏名與進士同出身特奏名與助教調官以道梗特優之也○丙申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引兵擊曹成于賀州境上大敗之成率餘兵屯桂嶺縣○丁酉罷後苑作惟留老工數人作弓鎗以為武備○己亥呂頌浩進呈樞密院編修官王大智所造戰車

上言大智知兵法可用因語願浩人才隨能器使皆可就事卿為宰相當識教人物如大智宜獎以自隨令造水戰之具不當弃能也○詔移紹興府權貨務都茶場於臨安○辛丑詔韓世清特處斬○乙巳宰相奏以大理卿章誼知平江府上曰誼儒者賴其奏蠲平怒使民不冤勿令補外○丙午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敗曹成於桂嶺縣成拔寨道去韓世忠遣董敏往招之成以其衆就招○壬子呂頤浩言今歲防秋當用兵江淮之間若車駕時巡則諸將孰敢不盡力但恐道路玉食不備上曰朕自艱難以來奉身至約昔為元帥與士卒同甘苦一日在道絕糧朕亦終日不食今居禁中雖太官上食間食蔬肉一味若在道路雖無肉食庸何傷乎○乙卯詔寺監丞以下並令吏部擬除時呂頤浩奏禮言祖宗舊制內外差遣並付審官士大夫自有調官之路故請謁奏競之風息近世堂除闕多優占注擬士人失職廉耻道喪欲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內自察古者即以上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並令吏部依格注擬從之○戊午將仕郎賀稟獻書五千卷詔吏部添差廩監平江府糧料○初桑中既為知鄂州一人○己未封漢南昌尉梅福為吏隱真人○

高宗 紹興二年

奉身 至約

霍明所殺都統制李橫副統制李道共率其兵縞素圍鄂州明知事急乃夜半與其徒數百掘石城下漢江泛舟順流而去橫遂併將鄂軍留其黨李簡知鄂州○五月庚申朔日北至祀皇地祇于天慶觀之望殿祭始用牲玉○辛酉兵部尚書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其一謂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于江南其二謂駕御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其三論講讀之官宜取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其四言察忠邪其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又謂朕已俸以佐國用當自守執始又謂分閫而屬大事必得賢大將而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可省又謂宗室中傑然有人望可留宿衛者宜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與邦彥善故薦用之○壬戌降授中大夫朱勝非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呂頤浩薦之也○癸亥呂頤浩出師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將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甲子詔觀察使以上許薦可為將帥者二人樞密院置籍以備選用言者論今正右武之時雖二大將嘗立奇功而取富貴矣竊恐隱約之中尚多奇士故有是旨○丁卯罷兩浙轉運司回易庫○辛未詔左文林

即趙子備令赴都堂審察時知南外宗正事令應奉詔選宗子伯琮伯浩入禁中伯浩豐而澤伯琮清而癯上初愛伯浩忽曰更仔細觀乃令二人並立有猶過伯浩以足儼之伯琮拱立如故上曰此兒輕易乃爾安能任重耶乃賜白金三百兩罷之後四日以子備為左宣教郎○壬申以霖雨不止命刑部郎官及諸路憲臣躬督獄訟○丙子初朝廷以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孟庚自温州趨湖南故命湖廣宣撫使李綱由汀道州之鎮至是綱言祖宗朝宣撫使以執政為之近張浚孟庚為宣撫皆見執政如臣起廢典藩亦冒使名兼使已領湖南北韓世忠副之今又除臣湖南借使諸處盜賊一司欲令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州錢糧一司欲令支用一司欲令稽留不知如何遵稟以至節制諸將辟差官支行移措置皆有所妨望詳酌事宜明降處分使有遵守綱又言自建昌庚吉至衡潭約一月程自汀道州三倍今曹成在連賀非重兵不可行詔綱先往廣東置司捍寇俟使世忠撫定盜賊畢赴潭州於是曹成已為岳飛所破遂就韓世忠招安而朝廷未知也○丁丑初呂頤浩總師次常州其前軍將趙延壽所部忠統軍叛過金壇縣知縣事胡思忠率射士迎

適為所敗賊逐之至市河思忠溺死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王德追叛兵及之盡殲其衆於是願浩稱疾不進○庚辰臨安府火彌六七里延燒萬餘家時浙部浩兩害稼御史中丞沈與求因推言災異謂徽嚴水泉暴湧漂及城郭廬舍臨安火延居民至萬餘家天變異常同時而見可畏也陛下當於行事之際思其所未至者加之以誠夫畏天不以誠則工祝雖具近於致瀆愛民不以誠則詔令雖繁終於失信用人不以誠則譏問日進將以疑似而遠正人聽言不以誠則阿諛日聞將以忌諱而惡直士追祖宗之法而不以誠則不無皆矣停骨肉之親而不以誠則不無猜嫌薄官寺之權而不以誠則名為裁抑而桀黠之輩不除正宮闈之化而不以誠則雖外示撲素而奢靡之習猶在願陛下加意而行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生顧為福耳上嘉納焉○癸未御史中丞沈與求言虜若入寇當由武昌建康兩路而來其造海舟慮為害甚大懼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而已入吾腹心之地矣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陳貼通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人勇而險一失水道則舟必

淪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料倘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優給庸直而存養之以待緩急之用彼以安能衝突詔以付都督府既而呂頤浩言料角等處去金陵遙遠緩急恐失事機乞就委劉光世措置從之○三省請於行在別置作院一所令諸軍匠各造器甲並申朝廷支撥後以御前軍器所為名仍隸公部○甲申上臨軒決繫囚自是遂為故事○戶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三千如兩浙例許之是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紬二十九萬匹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綸二百七十二萬匹東川兩浙湖南綾羅純七萬匹成都府廣西路布七十七萬匹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段皆有奇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蓋自此始○丙戌詔置修政局時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既督軍於外右僕射秦檜乃奏設此局命檜提舉而參政政事翟汝文同領之又以尚書戶部侍郎黃叔敖為參詳官起居郎胡世將太常少卿王居正為參議官尚書右司員外郎吳表臣屯田員外郎曾統兵部員外郎樓炤考功員外郎張覺並為檢討官置局如講議司故事仍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各述所見言省費裕國強兵息兵之策○詔江東西諸州上供絲帛並於建康府吉州椿管非朝旨

高宗紹興四年

後轉
事

數奔
金屏
障

而擅用者依軍法○丁亥初宣撫處置便張浚以淮鹽未通乃通天寧鹽於京西湖北至是秦檜聞其事下堂帖禁之其後浚復通鹽事不許○戊子手詔用建隆故事行在百官日輪一人轉對令極言得失先是詔臺省官限半月各述利害條具以聞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臺諫係言事官遇有職事非時入對不在輪對及條列之限乃命理務官通直即以上如初詔○朱勝非復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初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温州奏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等物至行在御史中丞沈與求奏曰陛下勤儉德侔大禹漢文帝已下不足道也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尚習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之用廣陵故事屏而焚之仍顯黜康國明示好惡且為小人希旨之戒詔屏障令臨安府毀奔康國特降二官○六月庚寅朔新知德州李去引兵入潭州執湖東招撫使馬友殺之○辛卯呂抗呂樞並直秘閣主管馬壽觀呂挺為右承務郎中興後大臣子以恩澤除職名附此始

祖宗舊制年執子弟並不當除只於銓部注書數罷政不以罪則推恩進擢蓋二府號表則之也不阿其親當以身率也至蔡京作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為執政侍從建炎以故

子弟得職名者注伯子召嗣直徽徽閣品級二子抗極泰極
兄梓並為直從閣張俊兄混亦直徽徽閣李昭第維亦直從閣梓
明復塔益諸公不為國家計也

詔進士陳邊事可采及自河北京東遠赴行在之人並京樞密院效

士其後都督行府亦如之○癸巳頒黃庭堅所書太宗御製戒石銘

於郡縣命長吏刻之庭石置之坐石○初命廣西經略司即韶州撥

內帑錢二十萬緡市戰馬至是經略司言比歲不逞之徒多以金銀

市馬鬻於群盜故馬直踴貴望於大觀格沛增二分許之舊格入等

馬高四尺七寸者直四十五千最下高四尺一寸者直十有三千其

餘以是為差然亦塞馬尤駟駿者在其地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

里但官價有定數故不能致此等馬○甲午上諭輔臣曰士有從軍

該賞者司第補右翼庭清流品三年自有科舉取士豈可開此一路

○上又曰今層官不精推步七曜細行皆不能算故曆差一日近得

紀元曆已令參考自明年當改正○戊戌朝廷聞曹成為岳飛所破

乃命王夔班師李綱徑如潭州而飛以所部之江州屯駐○已亥江

東安撫大使李光之行宮比臨安增劫後殺乃修蓋三省樞密院直

司及官房等許之其後上手詔光第令具躰而徵母困民力輔臣進

呈上曰但令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雖用數萬紙亦未為過必事事

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壬寅御筆書秦檜文龍參知

政事時四方上奏未决吏緣為奸汝文語尚書右僕射秦檜宜責都

司考其稽違者峻懲之汝文嘗受詞牒書字用印直送省部檜不能

干他日因對汝文乞治堂吏受賂者檜面劾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

位執政按吏而為宰臣所劾無顏居位力求去上意不直汝文右司

諫方孟卿因奏汝文不顧大躰豈能共濟今日之事蓋防秋在近規

為脫去之計上以詔諭留汝文汝文終不釋孟卿章再上遂命出守

秦檜非閑居檜曰秦檜作相力引崔汝文參預繼數月失散對按

相詬秦檜斥崔曰狂生崔嘗言秦曰濁氣左右堂吏至今能言之唐相

鄭畋廢携議倫樂王仙芝黃巢爭論不叶脚視相擊識者謂唐室

衰亂之兆今方箇中與豈當耳耶

斷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偽齊○乙巳詔僉書樞密院事權邦彥兼

權參知政事○戊申輔臣進呈大理少卿李騰論太祖皇帝明謹獄

事上曰此太祖皇帝德澤也朕敢不遵承每於獄奏讞未嘗不謹
慎亦未嘗送下公事恐獄吏觀望鍛煉人罪邦彥曰法者天子所與
天下公共上然之○庚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祖宗故事許令館職

不和

市價

詔呂頤浩論秦檜

兼在京厘務官所以蓄養人才自今劇曹郎官并敘元局務有闕乞於館職編修計議刪定官太常丞博士國子監丞內隨才選差亦可試其能否從之自是職事官復權即矣○癸丑李傑提舉江西茶鹽公事初復提舉官也○甲寅詔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令赴行在奏事初頤浩甫出師而其前軍叛去又聞彘仲死頤浩不能進遣參謀官傅崧卿以所部之建康因引疾求罷上手詔封還所上章頤浩復乞祠乃命還朝以崧卿權士管都督府執事○乙卯上謂秦檜曰周宣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近設修正局令百官各條具利害甚善所謂修車馬備器械外攘夷狄之事卿更宜講求檜曰臣敢不奉詔○福建江湖宣撫司統制解元巨振以所部入潭州執李宏以歸韓世忠即以宏為宣撫司統制時朝廷始聞馬交死以救書勞宏而宏已執矣○丁巳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請本軍自造軍器赴朝廷呈詔置庫椿管下戶部支物料價錢許之○戊午詔江浙湖廣福建諸路各委漕成一員出賣官田○秋七月辛酉御筆福建州縣盜賊焚劫之家悉捐其田稅先是德音蠲免而有司以為著令不得過三分上欲實惠及民繇是申命○壬戌復置湖北提舉茶鹽司○癸亥

高宗皇帝二年

對國入

初今贛一四 經略司以鹽博馬其後歲撥欽州鹽二百萬斤與之○江東安撫大使李光奏小使臣程慶賢仲堪為宣州兵馬監押如有已差人亦乞從今來所辟施行詔並特添差甲子殿中侍御史江言臣嘗怪近日帥守監司辟官往往不知尊朝廷必欲直衝吏部已差之人朝廷既不能奪吏部已行之命又不能違藩鎮辟置之意則不惜以添差與之朝廷姑息藩鎮可謂得已而不已願罷慶祥堪仍下吏部措置每州縣添差不得過若干員以寬民力從之令脩政為措置○罷福建提舉市舶司令憲臣兼領○乙丑給事中胡安國入對上曰聞卿大名何為累召不至安國再拜辭謝進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卹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卹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卹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非毀譽各不亂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致此願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

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乞以核實
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參酌施行先是安國為時政論二十篇以獻
其論定計略曰陛下漢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
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五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
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論建都謂建康有可都者五不宜數動與夷狄
逐水草無異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
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正心謂在先致其知而誠其意故人主
不可不學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強弱將帥之勇怯係人主
所養之氣曲直如何願強於為善益新敬德使無曲失可得指議論
宏度謂人主以天下為度不可以私勞行賞私怒用刑論寬隱謂期
業興衰之君柔遠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節獨以威刑
外施暴橫之戎內拂貪殘之賊與捍驕不可使之將議訪珍行之臣
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其大指如此至是又申言之時上欲講春秋
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安國言今方思濟艱難豈宜耽玩文采莫
若潛心聖人之經上稱善安國因薦司勳賈外郎朱震○資政殿學
士新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知福州從所請也上曰

新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知福州從所請也上曰

福建
實封

王居
正排
秦檜

令人
胡安
國謙
講春
秋

之後要在拊循凋瘵用守為宜初為閩以八州之產分三等之制
腴者給僧寺觀中下者給士着流寓自劉蕡卒福始貿易以取貨守
與士大夫謀為實封之說存留上等四十餘利以待高僧餘悉為實
封金多者得之歲入不下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科時實
便之○起居郎王居正知婺州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為執政嘗與居
正論天下事其統及拜相所言皆不讎居正見上曰秦檜嘗語臣中
國之人惟當看衣噉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
數月必驚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
是檜始恨之○己巳上謂輔臣曰比來臺諫論駁多涉細事意其沽
敢言之名朕謂宣和間言事者少千百中無一今朕盡令人言不問
踈遠所以人人敢言○癸酉上諭秦檜曰內諸司可省者令脩政局
條上檜曰此盛德事也大觀宣政間屢省冗費終不能行今斷自淵
衷誰敢不聽○甲戌給事中胡安國進兼侍讀給事中陳瑀中書舍
人陳與義並熱侍講上令安國兼讀春秋仍諭以隨事解釋不必作
義朕將咨詢

臣留正等曰易之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

以行之而下文繼之曰君德也蓋人君之德莫大於李問寬也者所以居是李問者也仁也者所以行是李問者也李問必有思思則必有疑疑而問問而辨辨而明明而廣大昭徹與天地等得失是非不能為之亂賢否忠佞不能為之惑欲帝而帝欲王而王惟所擇而用之無不如意夫是之謂君德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及沒也仲推太上皇帝以天縱之聖當戴難之初萬機之繁不暇給而留神六籍浪托不明申命講臣無為義訓隨事辨釋用將咨詢焉嗚呼茲君德之盛所以與堯舜禹湯文武相望於千百年之上也

知無為軍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內以大江為之控扼外以淮甸為之藩籬又必措置兵食以贍國費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決欲控扼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欲遏長驅非戰車不可舒廬滁和良疇百萬欲措置軍食非營田不可舟車之法以輕捷為上彥恢所制飛虎戰艦傍設四輪每輪八檣四人旋斡日行千里又有神武戰車下安四輪略同飛虎頂張布帷以避矢石傍斜衝擊其用如神又有拒馬車一人之力可以轉用比之蒙衝偏箱鹿角此尤至要淮西良疇不可以數計不須朝廷給本祇以有無相濟併力營田計其戶口什一養兵則淮西可以守矣如許令彥恢招兵教

高宗紀 兵三年

王彥
恢言
舟車
營田

韓世忠 劉忠 呂頤 秦檜 張壽 言開 課帥 呂頤 浩引 勝非

所得那融營田可足兵食之費萬一今秋虜人長驅入寇及盜賊猖獗彥恢當以此舟車推鋒陷陣以此士卒斬將塞旗以此種蒔飛鷁輓粟保守淮疆決無踈失詔彥恢就本軍措置○已卯呂頤浩自鎮江入見○初韓世忠進師討劉忠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是遣卒疾馳入其中軍賊驚潰大敗遁去忠據白面山跨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為世忠所得○辛巳詔呂頤浩日下赴都堂治事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頤浩薦勝非蓋以傾秦檜也○丙戌初宗正寺所掌四書曰玉牒曰仙源積慶圖曰宗藩慶繫錄曰宗枝屬籍玉牒如帝紀而持詳於國書中最高為嚴重建炎南渡漢四書而逸於江潞丁亥宗正少卿李易請編次玉牒從之○八月庚寅起居舍人張壽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以募可用之人遣往伺賊撫養家屬以繫其心資之財用或使為商或為伎藝以混其迹凡敵人動靜皆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有備詔以付都督及沿江諸帥○壬辰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庾兼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復知紹興府先是呂頤浩自江上還欲傾秦檜而未得其要過平江守臣席益謂

言者論兵

之曰臣為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願浩大喜乃引勝非為助故以勝非同都督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與黃潛言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至今人心追恨未泯乃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敘錄淪滅三綱天下墳薶及正位家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以此三者觀之勝非忠邪賢否斷可見矣侍御史江躋亦奏勝非不知兵○癸巳提點鑄錢司言江地殘破遠涉大江乞權就慶饒二州併工鼓鑄許之舊制江地饒建四州歲鑄錢百二十萬緡以贍中都其後皆不登此數至是併廣寧監於慶州永豐監於饒州是歲鑄錢纔八萬緡○甲午近歲官吏坐贖抵死之人率皆貧配故犯法者滋多至是錢塘縣吏樂振受賄當死詔論如律徒始駭懼大理寺丞姚焯因請以振刑名頒下諸州從之○乙未言者論此年編伍之民累經番寇識其技能往往保社相聯乘間擊賊不敢犯今數路分屯沿海設備縱有百萬精銳之師亦不能端給億萬激勸土豪使之訓習數年之後民兵之勢既成即熟刺之法可以漸變詔諸州守臣隨鄉土之宜措置○丙申左司諫吳表臣言時方艱危州郡獲全者無幾正賴賢守以循撫之望用藝祖

高宗紹興二年

師民之

朱勝非

胡安國論勝非

漢宣帝唐太宗明皇故事應郡守初自行在除受及代歸赴闕者並今引對一則明示朝廷謹重郡守之意使之盡心二則可以揣知其人之賢否与其才之所堪從而褒黜三則自外來者可詢其所以為政与民情風俗之所安而下情上通不至壅蔽輔臣進呈上曰郡守民之帥帥若不得人千里受弊宜從之○戊戌朱勝非提舉醴泉觀燕侍讀是日呂頤浩進上勝非還任上曰勝非入相三日值劉苗作亂當時調護有力朕豈不知可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蓋願浩必欲引勝非故有此命願浩恐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書行安國言由臣愚陋致朝廷過舉侵紊官制隨壞紀綱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待罪五旬毫髮無補既失其職當去其明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其處苗劉時能調護聖躬即與向來詔旨責詞是非乖異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自建炎改元凡失節者非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便臣蒙養獎方俾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倘貪祿位不顧曠官縱臣無恥公論謂何不報遂卧家不出○詔

胡安
自
衛兵

選人充樞密院計議編修官到任一年進士通理四考餘人五考並
與改京官○已亥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言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
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欲其知
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諸軍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汲以虎賁百
人逆于南門呂汲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
都帥也勳德世門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遠
矣本朝鑒觀前代三衙分掌親軍雖崇寧間舊規猶在及至高宗得
用軍政廢弛遂以陵夷陛下嗣承寶位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
宿衛俾少豈尊君疆本消息預防之計也伏望考祖宗選擇禁旅之
法修明軍政威服四方上嚴宸極詔三衙措置○辛丑左司諫吳表
臣言太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緊處不過
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一鄱
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一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是也
惟此七渡當擇官兵修器械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或水陸不便
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略為之防足矣詔以付沿江守帥○初命尚
書省部員外郎成大亨等四人催督江浙諸路夏稅物帛而使者以

吳表
臣論
防江

高宗紹興二年

趣辦為功至有五月初已到行在論者以為擾民於是前所降州縣
催督官吏及受納管押等官推賞指揮並罷○癸卯上出所書考經
以示輔臣○淮東宣撫使劉光世言通問使王倫還自金國始朝廷
遣人使虜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或布衣借官以行皆為所拘
既而金左副元帥宗維遣都點檢烏陵思謀至館中具言息兵議和
之意俾倫南歸須使人往議○戊申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罷安國
以論朱勝非不從力求去勝非皇恐亦上會稽印走傍郡乞奉祠詔
曰禮義不愆於人言而奚恤君臣無間於大體以何傷章十數上卒
不許呂頤浩言於上是日詔安國可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右僕
射秦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報遂家居不出已酉以中書門下省檢
正諸房公事黃龜年為殿中侍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劉棻行右司
諫呂頤浩用二人將以逐檜也是日給事中兼侍講程瑀亦罷知信
州自是臺省相繼出矣○汀州童子萬頃年十歲能誦經子書上召
見于內殿頃記誦如流上嘉其敏命為文林郎仍賜名嚴○庚戌大
理少卿張宗臣奏風塵未靜寇盜間作州郡兵器膠削殆盡作院旬
呈之法僅成虛文漕計闕乏不復給物料之直工匠散克他役今兵

總字

器闕少將使數百疲卒索羊歸敵此必不可宜行下諸路嚴責州郡
 凡軍器物料速給其直工匠不許他役監司察其減裂者帥司或大
 軍取索先足本州合用之數方計給其餘詔從之○辛亥侍御史江
 躋左司諫吳表臣並罷壬子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燾林待聘樓昭
 並落職與宮觀皆坐秦檜黨為呂頤浩所斥也自是臺省一空矣○
 癸丑詔職事官輪對已周復令轉對○甲寅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秦檜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檜與左僕射
 呂頤浩不諧會邊報王倫來歸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因劾檜專主和
 議沮正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上乃召兵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綦崇禮入對出檜所獻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還金虜中
 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上謂崇禮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
 人將安歸又檜言臣為相數月可使聳動天下今無聞宗禮請御筆
 付院上即索紙書付崇禮崇禮退未至院而麻制已成翌日制責檜
 曰自說得權而舉事當發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
 策罔獨厥理殊乖素期檜既免上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堂檜
 入相凡一年

高宗紹興二年

秦檜何人哉既出宗尹而奪之位又出順浩而專其權昌
 言一策可管四方及上一策專為虜計南自南北自此何語也
 而斷然與天子言之王居正有言檜自請為相必驚動天下今設
 施乃止於是置修政局所修何政實欲奪同列之權宜乎曾統有
 何以為為之譏也既而順浩視師還朝以傾檜御史黃龜年之論
 奏一行檜於是下章辭位矣考紹興二四年間國勢乍長而復沮
 虜酋既攝而復肆者秦檜禍國之胎已萌於此也
 詔珍禽花木毋入臨安諸門○夜四更彗出于胃上憂之命太官進
 素膳宰執言所次分野甚遠上曰今不論齊魯燕趙之分天象示譴
 朕敢不畏天之威耶○乙卯詔防秋戒期建康修大內可罷○丙寅
 上以星變輸輔臣修闕政○九月戊午朔觀文殿學士秦檜落職告
 祠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為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己未罷
 修政局以議者言修政所講多刻薄之事失人心致天變故也○辛
 酉以彗星出赦天下內外臣庶許直言時政闕失○朝奉即大金通
 問使王倫至行在○癸亥執政進呈胡安國請益衛兵上曰一衛士
 所給可贍三四兵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等可
 修鞍馬備器械乃為先務○初置六部監門一員○乙丑提舉醴泉
 觀兼侍讀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未詔自

今應批降處分係親筆付外者並依舊作御筆行下是日御筆醫官樊端彥特除遥郡刺史言者謂陛下臨御已來深戒僥倖之弊事有不由朝廷者皆許覆奏所以絕群小之求今奉御筆恐斜封墨敕復自此始乃寢前命然用御筆行下如故蓋呂頤浩意也○甲子夜彗星沒○乙亥御筆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基宗禮為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丙子詔近降御筆處分事多係寬恤及軍期等事與前此指揮事跡不同並經三省樞密院如或不當自合奏稟仍許給舍繳駁臺諫論列有司申審若奉行違慢止依違 聖旨科罪是日進呈上謂輔臣曰今日批降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樞密院與已前不同○戊寅罷鎮江府織御服羅上諭輔臣方軍與有司匱乏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為先且省七萬緡助劉光世軍費也○御筆靖康建炎以來上書授官之人並令免吏部審量時方下詔求言論者以為近歲因上書直言而得官者乃與宣和以前投賦獻頌之人例皆審量故忠正之士咸以為耻未敢盡言故有是命○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為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沿江三大帥劉光世李田李光並去所領揚楚等州宣撫使

高宗 紹興二年

名其節制淮南諸州如故惟荆湖廣東宣撫使李綱止充湖南安撫使湖北廣東並還所部○分鎮以來前執政為帥者例充安撫大使至是右司諫劉斐屢言綱跋扈呂頤浩將罷綱故帥銜比江東西咸大字世忠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軍皆鷲勇絕倫者○壬午遣使宣諭江浙湖廣福建諸路盜賊稍息呂頤浩慮守令弗虔請分命御史循行郡國前一日手詔選強明廉謹不欺之人觀閭風俗平反獄訟宣布德音○權尚書禮部侍郎趙子畫充樞密都承旨自改官制後都承旨除文臣自子畫始○甲申詔淮浙鹽每袋令商人貼納通貨錢三千已筭請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陳論如私鹽律應販私茶鹽雖遇非次赦恩特不原免時呂頤浩用提轄推貨務張純議峻更鹽法至是畫一行下○總領四川財賦趙開初變鹽法盡推之做大觀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與茶法大抵相類而嚴密過之○丙辰知興元府王似為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與張浚相見同治事浚在關陝與卿黨親舊之間少所假借於是士大夫起謗議朝廷疑之將召歸先為置副時似已復還成都而朝廷未知也○江南東路安撫大使李光落職提舉六州崇首觀○婺州編管人施達移瓊州

編管遼中道逸去復改名宜生奔僞齊○劉忠為統制解元所破與其徒遁走北去遂附于劉豫○冬十月戊子朔置孳生馬監于饒州命守臣提領括神武諸軍及郡縣官牝馬隸之仍選使臣五人專主其事○已丑進呈御前給曆遣使五人巡行諸路仍各賜內帑絹二百匹曾統等辭免賜絹上曰朕欲出使無擾不受一切饋遺若不賜予何以養廉聞司馬光為相每詢士大夫生計足否又怪而問光光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理會專輕去就耶至今人多誦此語○辛卯朝議以坑冶所得不償所廢悉罷監官以縣令領其事至是江東轉運司使馬承家奏存饒信二州銅場許之二場皆產膽水浸鐵成銅元祐中始置饒州興利場歲額五萬餘斤紹聖三年又置信州鉛山場歲額三十八萬斤其法以片鐵排膽水槽中數日而出三煉成銅○癸巳直龍圖閣胡寅應詔上書論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佞諛去姦慝十事○甲午御筆起居舍人王洋面奏不急之務可降一官初詔群臣條闕失而洋面奏請官五代九國子孫上諭輔臣曰朕虛已求言務濟時病如夷狄盜賊及朝廷闕失可言者非一洋姑應詔旨豈朕所望諸國在五

高宗 紹興二年

論十
事
王洋請
立五
季後

王言

季時割據類皆盜賊洋欲封其後是獎賊也洋言無取與降一官若後來獻言之人有補治道朕當旌賞○進士周極夏康佐陳康國各上書論時事詔極召見餘賜帛罷之既而康佐等辭賜帛上曰朕大宗固嘗如此本朝又以此不廢茲乃待士禮意也其以此諭之○乙未詔王庶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本州居住用張浚奏也○丙申初置江浙荆湖廣西福建路都轉運使自罷發運司頗失上供錢物故呂頤浩以為請○戊戌呂頤浩言建康米斗不及三百欲於鎮江上下積粟三十萬斛以助軍用上曰若精選兵十五萬分為三軍何事不成祖宗取天下兵數如此○庚子御筆右諫議大夫徐俯可賜進士出身故事任子不為葦諫官故有是命○丙午監察御史李諤傳崧卿施垌保明秀州糴買軍糧數足乞議賞賞而徐康國奏秀州尚有未糴之數詔詰問崧卿對以其彼善於此所以特為開陳詔近方選任直臣庶按諸路糴買有埋輪攬轡之士以副朕意而傳崧卿初將詔命公肆誕慢既列從班仍加反覆施垌保明觀望不實朝廷何所賴焉崧卿可落待制職仍降兩官與在外宮祠施垌降兩官令吏部與遠處監當嘉興崇德兩縣係施垌所具當職並放罷○丁未盜張成

70

公私

非論

進口

御筆

入禮陵縣知縣事程愿率土兵射士擊之巡尉曹修郭建皆為所殺
 應中刃不死賊亦去○己酉詔帥臣統兵官以公使酒酤賣者取旨
 論罪先是李綱為湖廣宣撫使請於所在州軍造酒許之及是呂頤
 浩因進呈言茶鹽推酤今日所仰養兵若三代井田李唐府兵可復
 則此皆可罷不然財用捨此何出朱勝非曰推酤自漢孝武時因兵
 興而有上曰行之千餘年不能改革可見久長之利故有是旨○詔
 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併力招捕胡寇楊太○辛亥左
 迪功郎孔端朝宣聖之後也上召見特改左承事即尋以端朝為秘
 書省正字○尚書右僕射朱勝非上經營淮北五事一謂逆豫方行
 什一稅法聚以資虜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圉二謂宜分三軍
 張聲勢使逆豫分兵拒守然後大軍直擣宋毫豫必成擒三慮虜賊
 併力南寇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悉以賞
 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就以為守將上納之○十有一月戊午朔
 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言大臣不可立威宜與諸將論事上曰朕命
 大臣與諸將會食共議卿特未知○庚申執政進呈朝堂所受訟牒
 州郡有未決者乞付大理上曰宰相進賢退不尚用治天下豈可以

紹興二年

細事為務顧呂頤浩曰卿可諭臨安守臣宋輝令盡心獄訟毋致煩
 紊朝廷○辛酉詔自今住講日令經筵官輪進春秋口義一授至開
 講日如舊○初明州象山定海鄞縣旁海有鹵田二十七頃民史超
 等四百六十餘家刮土淋鹵煎鹽官未嘗收其課至是浙東提舉茶
 鹽公事王然始拘充亭戶盡推其鹽歲為二百九萬餘斤收鈔錢十
 萬餘緡事既行乃言於上守臣陸長民以是為言都省勘會令憲司
 具的確利害申尚書自卒推行之○丁卯左中大夫致仕胡國瑞卒
 年五十三國瑞為郎時初得任子恩先官其弟朝廷許之因著令初
 遇大禮有子者聽蔭補其親○尚書左僕射呂頤浩屢請因夏月舉
 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言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消
 磨異時勢必難舉○庚午詔自今御筆並作聖旨行下時右諫議大
 夫徐俯言祖宗朝應批降御筆並作聖旨行下自宣和以來所以分
 御筆聖旨者以違慢住帶科罪輕重不同也今明詔許繳駁論列當
 依祖宗法作聖旨行下方其批付三省合稱御筆三省奉而行之則
 合稱聖旨然後各正言順祖宗御筆不少王廣淵在仁宗朝嘗類編
 成書以為後法乞依故事施行上從之○禮部尚書洪擬言近時吏

強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有以財用不給而罷者有以刑名而罷者
 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罪吏告之有司治之惟恐後吏有罪官按之
 則相疑曰豈寬縱致然耶宜其所在奸吏專權擅勢大作威福上謂
 宰執曰朕思此一事要在官得其人吏不敢舞文為奸呂頤浩曰緣
 官不知法致吏得以欺上然之○詔見緡出臨安門毋得過十千○
 辛未上曰朕常思創中興事殊祖宗創業固難中興亦不易中興又
 須顧祖宗已行法度如何壞者欲振墜者欲舉然天不容易此實艱
 難朕不敢不勉○上諭輔臣曰自昔中興豈有端坐不動於四方者
 將來朕撫師江上朕觀周宣王脩車馬備器械其軍攻復古一篇可
 見若漢世祖南陽初與尋邑之戰以少擊衆大破昆陽其下如唐肅
 宗雖不足道能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
 用兵者卿等與韓世忠曲折議此不可更召侍從日輪至都堂給札
 條對來上朕將參酌以決萬全○詔吉州推貨務見賣廣南鹽鈔並
 增貼納錢如淮浙例○甲戌詔淮浙鹽場所出鹽以十分為率四分
 支今降指揮以後文鈔二分支今年九月甲申已後文鈔四分支建
 炎渡江以後文鈔用戶部尚書黃叔敖請也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

高宗 四年 二月

不可用乃令商人輸貼納錢至是復以分數均定如對帶矣○命潭
 鼎荆鄂節守李綱等四人約日會兵收捕湖寇初綱以湖廣宣撫使
 赴湖南聞曹成自邵入衡以趨江西即駐師衡陽遣使諭成使散其
 衆成至衡綱召與語俾率其餘衆四萬詣建康時馬友之將步諒有
 兵一萬掠衡山綱親帥大軍自白沙潛涉江諒不虞其至遂出降至
 是以聞詔綱精加揀汰得七千餘人隸諸軍綱尋入潭州械知醴陵
 縣張觀屬吏權攝官以漸易置職吏稍戢綱延見長老問民疾苦皆
 以盜賊科湏為言乃檄州縣非使司命而擅科率者以軍法從事應
 日前科湏之物並以正賦准折又遣統制官郝政降潰將王進於湘
 鄉吳錫擒王俊於邵陽自是湖南境內潰兵為盜者悉平惟湖寇楊
 大據洞庭綱命統領官李建馬準吳錫分屯湘陰益陽橋口以備之
 湖南無水軍綱乃拘集沿江魚網戶得三千人屯潭州言于朝乞合
 兵討蕩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荆南宣撫使解潛遣
 兵會之仍權聽綱節制○乙亥賜新除殿中侍御史曾統進士出身
 ○詔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募民如陝西弓箭手法
 ○戊寅聞盜范忠掠龍泉縣忠范汝為餘黨也○已卯宣諭五使劉

大中胡蒙朱異明彙薛徽言同班入見上諭曰比所下詔令州縣徒掛墻壁皆為虛文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守令民之師帥縣令尤親於民姦贓之吏必須按發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於曆朕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微言請州縣已蠲租賦文簿建炎改元已前者並行焚毀又乞所至州縣吏無大過而職事不辦者如漢薛宣守馮翊故事聽臣兩易其任不理遺闕翌日上諭大臣曰近臨遣五使面諭丁寧非往時遣使之比朕欲實惠及民可依所奏焚毀示民不疑有如合對移官其事因申省取旨○辛巳上謂輔臣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袞面對朕戒諭以持法明恕如宣和間開封尹盛章王革可謂慘刻呂頤浩曰惟明克允用刑所先也○壬午知湖州汪藻言自太上皇帝游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本朝宰相皆無史館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備記言垂一代之典也望許臣編集元符庚辰至建炎已酉三十年間詔旨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曆官采擇許之自軍興史官記錄多有存者藻

高宗皇帝

山守湖而湖州不被寇元符後所受御筆手詔賞功罰罪等事皆全藻因以為張本又訪諸故家士大夫以足之凡六年乃成○詔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每度牒一為錢百二十千以償三副之直○甲申時流民有至行在者知臨安府宋輝請以常平米賑給從之○虔賊陳顥等犯梅州○十有二月丁亥朔令申世景單德中以所部捕獲盜范忠既而處州復告急乃命張守忠以精兵會之賊遂平○黃州布衣吳仲上書曰陛下有孝悌之大德而二帝之問不通敵國之陵不已土地之封日削用國之富不饒盜賊之鋒未戢又曰後祖宗之故業則陛下有萬世垂統之基若止如東晉之南據則不過有百年之世祚又况自古南北之勢但見以北并南未聞以南并北者也又曰劉豫為陛下之英賢則謀謨可得而策誘陛下之士卒則戰鬪可得而用誘陛下之行旅則國之虛實可得而知矣又曰自古帝王之興兵權未嘗重假於人今陛下親御之衆不如藩鎮之多近日沿邊州軍多用武臣為守或起於卒伍或招於賊徒毒心不改逆謀猶存莫若以沿邊之郡十州之地建一諸侯以同姓之親者主之前言伐齊者策之上也不得已而建侯者策之次也疏入召赴都堂審

經義不通

罷網

察遂以伸為將仕郎○庚寅廣東經略司言海賊柳聰已受招詔補承信即然聰居海中出沒如故久之乃定○新知江陰軍趙詳之奏乞令經筵兼講諸史上諭大臣曰朕觀六經皆論王道史書多雜霸又載一時捭闔辯士曲說遂不行○笑已禮部尚書洪擬請依元祐法兼用詞賦經義取士已而御史曾統以為未湏兼經可且止用詞賦上曰古今治亂多在史書以經義登科者類不通史呂頤浩言均

以言取人第看所得人材如何耳臣嘗見太祖皇帝與趙普論事書數百通其一有云朕與卿平禍亂以取天下所制法度子孫若能謹守雖百世可也上曰唐末五季藩鎮之亂普能消於談笑間如國初十節度非普謀亦孰能制輔佐太祖可謂社稷功臣矣○甲午御筆申嚴銷金之禁上因覽韓琦家傳論戚里多衣銷金事且聞都人以為服飾者甚眾故禁之○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充湖南安撫使李綱罷命禮部尚書沈與求為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綱嘗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當用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未及行而綱廢○言者論通州歲支鹽一十萬袋近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喬仲

高宗紹興二年

紀元武 召試 洪興 擧 趙鼎 治建 慶

王德市私鹽做官袋而用舊引貨於池州人不敢問尚書省言茶鹽之法朝廷利柄自祖宗以來他司不敢侵紊乃詔劉光世詰仲福與德之罪後有犯者捕送臺獄重行貶竄○夜行在臨安府火燔吏工部刑御史基及公私室廬甚眾乙未旦乃滅○丁酉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上面諭俯有合奏稟事不拘早晚及暇日並許入俯嘗勸上熟讀漢光武紀上書以賜之曰卿近進言所朕熟看世祖紀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遍之為愈也先以一卷賜卿雖字惡甚無足觀者但欲知朕不廢卿之言耳○戊戌左宣毅即洪興祖為秘書省正字興子擬兄子也與孔端朝張炳周林四人俱召試上覽策謂大臣曰興祖所論謹直切中時病當為第一遂與端朝並除正字而炳林令吏部與諸州學官○江東安撫大使趙鼎始至建康視事時隗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使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皆駐軍府中軍中多招安強寇鼎為一府素有剛正之風使世忠皆加禮兩軍肅然知懼民既安堵商賈通行焉○己亥沈與求力辭湖南之命乃以折彥質代李綱與求提舉江州太平觀○辛丑高麗國遣洪彝叙等來貢○甲辰詔張浚罷宣撫處置使依舊知樞密院

元祐
人子
教

鄭
彥
之
教

總領
各官
之始
李橫
破劉
豫

馬司
州
置

事為夔州盧法原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與王似同治事令浚與劉子羽馮康國俱還○上謂大臣曰近引對元祐臣僚子弟多不逮前人亦一時遷謫道路失教元祐人才皆自仁宗朝涵養焉及子孫自行經義取士往往登科後再須脩學所以人才大壞不適時用○乙巳呂頤浩言近遣即官孫逸督上供米於江西聞已起三綱則三十萬之數可集矣上曰所補不細江西漕臣必待遣官趣之則失職為可責朕面諭都轉運使張公濟俾先理常賦若常賦不入反務橫斂非朕恤民之意也○庚戌詔福建轉運司移福州提刑司移建州○辛亥司封員外郎鄭士彥言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精國家承平時禁軍教法甚嚴況今艱難而諸州往往冗占以將迎為急務教習為虛文望詔有司申嚴故事每州選兵官專主歲終較其精粗而賞罰之詔以付諸路帥司○襄陽鎮撫使李橫敗偽齊于揚石店遂復汝州○甲寅言者論淮南多閑田而耕者尚少令安復鎮撫使陳規措置屯營田深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望放其制下之諸路詔湖北江西浙西屯田令帥臣劉洪道韓世忠李回劉光世措置都督府總治○度賊謝達犯惠州

高宗
紹興五年

紹興二年春正月丁巳朔上在臨安○己未命諸路憲臣兼提舉常平司公事用戶部尚書黃叔敖請也○詔婺州年額上供羅並權折價錢○庚申李橫破穎順軍降偽齊知軍士蘭和後二日敗偽齊兵於長葛縣○甲子命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大軍錢糧總領名官自此始○李橫復穎昌府城陷趙弼巷戰不勝遂遁去○乙丑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為中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可布告中外應為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亦以為訓臺屬憲臣常加檢察月具所平反刑獄以聞三省歲終鈎考當議殿最○金人陷金州○辛未雨雹而雷癸酉初復大火之祭配以關伯歲以辰戌月祀之用酒脯○已卯詔太史局依舊頒降諸路轉運司曆日其賣到淨利錢赴權貨務○壬午知桂州許中奉詔市戰馬得千四百匹而弱不堪用上命降中二官樞密院因請即邑州置買馬司馬必四尺二寸以上每百疋為一綱令帥臣提舉收買選見任官管押自是歲得千匹雖道斃者半然於治軍亦非小補○乙酉減民間蠶鹽錢初祖宗時賣民間蠶鹽政和二年詔民間不願

上論
春秋
之法
軍中
虛費
四

請堽著輸鹽錢十之六渡江後不復予堽而差損其直至是又申明
之○二月丁亥朔陞桂州為靜江府以上嘗領節度故也○工部尚
書兼權吏部尚書席益言魏晉而下甄別人物專任選曹至唐而銓
法密矣然不拘以微文激濁揚清時出度外故杜淹表薦四十餘人
後多知名韋思謙坐公事負殺高公輔遽擢為監察御史國初猶存
舊制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常調集選人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
而無闕失其人材可擢者具名送中書引驗加獎則是或尚任人而
不專任法也其後官制輦改典選者一切不得以意從事振拔幽滯
無復聞焉望稽用乾得詔書凡常調中材行可取者許長臚且名以
聞從之○右諫議大夫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所宰渠伯糾來聘
用左氏說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威公篡立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
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故書名以貶之戊子俯乞編之記注○
已丑言者論軍中虛費四事一曰冗兵二曰虛券三曰廣作名目以
收使臣四曰招集游手以見效用大略謂或有一軍不過三二千而
使臣至五六百又效用之給倍於上禁軍今乃以供雜役望詔統兵
之臣與應副錢糧官同心昧國愛惜財帛立定使臣負數選汰效用

尚宗 紹興二年

吳玠
黃柑
飲敵

詔樞密院申嚴行下○辛卯初置買馬司於賓州仍命撥本路上拱
封椿內藏錢合二十七萬緡欽州鹽二百萬斤為買馬費○陝西都
統制吳玠與虜遇于真符縣之饒風關先是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
州陷即遣統制官田晟守饒風關拒虜來路且馳檄召玠時宣撫司
未有行下玠曰事迫矣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自河池一日夜馳三
百里中道少止子羽移書曰虜且夕至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蜀也
公不前子羽當往玠即復馳與虜遇玠軍纔千人益以洋川義士為
三千人玠先以黃柑遺撒離曷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
忠所事撒離曷大驚以杖擊地曰吳玠爾來何速耶時金房鎮撫使
王彥自西鄉以八字軍來會諸軍見援至稍弛玠怒欲斬壕寨將而
壕寨將走降虜人告以虛實且言統制官郭仲地分錐險而兵寡弱
易敗乃夜以輕兵襲取之仲果退走虜既得山寨遂乘高下鬪饒風
以精兵夾攻王師之皆王師盡却玠斬之不能止凡六日關陷○癸
巳都司檢詳官奏下營田法於諸路行下悉以陳規條畫為主凡授
田五人為甲別給菜田五畝為廬舍稻場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
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悉以歲課多寡為殿最○丁酉饒風關

先及 下口 虜人 吳元 府 吳玠 吳玠 吳玠

陷吳玠收餘兵趨西縣王彥收餘兵奔達州彥潰兵走通明縣破之
四川大震○已亥御筆臨安自兵火後民地為官司軍營所占者其
預買納皆除之翌日輔臣言上戶往往已免下戶不能自陳宜遵詔
旨蠲放上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四者凡施當先及下彼豪家雖立
法抑之猶能侵細民不可不察也○是日撤離曷入興元府經略使
劉子羽焚其城而遁初饒風關陷子羽與吳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
遂西子羽亦退屯三泉縣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
芽蔬食之遺玠書曰子羽誓死於此與公訣矣時玠在興州之仙人
關為守備得書而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
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從麾下由間道與子羽會于三泉虜游
騎甚迫玠夜視子羽方酣寢傍無警呵者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子
羽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子羽約玠共屯
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虜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議
其後耳若相與俱下虜必隨入險反守徐取間道則吾勢日蹙大
去矣今經略既下玠當由興州河池遠出虜後褒斜山谷如行鼠竄
虜見玠遠出其後謂將用奇設伏邀其歸路勢必狼顧吾然後據險

高宗 紹興 三 五

劉子 羽守 山 漢 孝宗 賜名 用他 物代 羊 賚 二將 惡張 浚

使道去此所謂善敗者不亡者也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
上寬平有水乃築壘壘凡十六日而成其無稍集既而統制官王俊
又以五千人至於是軍勢復振○庚子詔命特除和州防禦使賜
單名從王令學士院擬一十字進入上自擇瑗字以名之○辛丑詔
天章閣神御且望節序帝后生忌應用羊壯者以他物代之上以每
位當用一羊故有是旨且諭大臣曰祖宗以仁覆天下豈欲多殺物
命○壬寅宗室瑗為貴州防禦使○甲辰詔諸州經總領並委通判
拘收○乙巳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偽齊兵於伊陽○丁未知
成都府王似始受川陝宣撫處置副使之命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
見似除書上疏言都統制吳玠參議軍事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
且以似加其上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與似連姻浚論似非才不悅
或告右僕射朱勝非以浚起義兵平江時嘗有斬勝非之語勝非又
毀之浚由是得罪時浚承制以子羽為宣撫判官與似同治事大事
多與子羽謀之以克位而已○虔賊周十隆犯循梅汀州○庚戌廬
壽鎮撫使胡舜陟改充淮西安撫使應本路鎮撫司並受節制○辛
亥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席益參知政事新除翰林學士徐俯簽

論議
差

書樞密院事故事發樞下執政一等至是特詔鈞禮又例外賜以金帶○壬子提舉浙東茶鹽公事王然罷仍貶秩一等先是宣諭官朱異論然置明州三縣鹽場將沿海下戶一例拘籍其間有不願結甲及雖結甲而不願買本錢至有憂畏而自縊者或持杖而逐保正者言者亦論其擾民故有是命○甲寅詔自今守臣到任半年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來上因以察其才能○兩浙轉運副使徐東國罷任貶秩二等先是康國獻羨錢十萬緡上不受宣諭官朱異左司諫唐輝論康國拋羅民戶米麥踰年不償故有是命○三月戊午詔兩浙諸州和買物帛聽以三分折納見緡○己未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州縣武臣添差甚衆一郡至有三四十人貪汙不法民受其弊望自今惟忠義及有功勞於國之子孫朝廷特加優恤者許添差外餘並禁止若以負多闕少當自稱清入仕之門以息官冗民貧之弊詔除宗室外令吏部開具中尚書省○淮西安撫使胡舜陟至廬州潰卒王全與其徒來降前都將王亨籍官逋之在民者亡慮數萬緡舜陟盡蠲之亨又託名贖軍令市販輸金舜陟亟罷之流民稍稍自歸舜陟發粟貸民俾濟農事會歲大饑所收至倍公私皆給焉○甲子

論議

趙鼎為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京西招撫使李禧傳檄諸郡收復東京朝廷嘉之特遷右武大夫忠州觀察使○丙寅詔議者言射者求試者九人惟習射者令召見餘賜帛記之上因為大臣曰上有所好下必有其焉蓋錄昨嘗推恩一二童子故求試者雲集此雖善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惡不可不慎也○己巳穎昌捷奏至鼎奏續再進翊衛大夫○癸酉東流令王輔坐職抵死除名編管新州自是賊吏罕復黥配矣○甲戌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庭秀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沉於下僚者望命五使所至以廉潔清脩可以師表吏民者且各來上參以公議不次陞擢以厲士風從之○丁丑初惠州獄囚黃四等七人有司以為強盜當死推勘公事孟師尹錄問駁正無罪及是上聞之特遷右宣教郎既而有司言師尹嘗平反死囚五人復命遷一秩○知藤州侯彭老獻賣鹽羨錢十萬上批其奏付三省曰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恐妄有刻剝取媚朝廷特降一官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翌日徐俯又以為言彭老遂罷○壬午韓世忠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朝廷聞李橫進師議遣大將以世忠忠勇故召見而

論議
反

禁取
級首

遣之○通判和州賈直清提舉淮西茶鹽公事兩淮舊為分鎮地至是始命監司○言者論軍屯所至發掘塚墓及借取平民首級之弊詔以付神武諸將○癸未詔今後職吏依祖宗舊制斷訖令刑部議夜行下以兵部員外郎劉景真為請也○大理正劉藻請諸路獄案情犯未負者除命官外更不取會令刑寺悉行兩斷委憲司遣官審問定歸一斷事下本寺本寺奏如所請其不可定歸一斷者即上朝廷酌情處斷施行從之○夏四月丁亥尚書左僕射朱勝非以母憂國太夫人楊氏憂去位○已丑韓世忠言近被旨措置建康府江南北岸荒田為屯田之計松江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以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議以蠲三年租佃主自訟則歸之滿五年不言給佃人為永業於是詔湖北浙西江西皆知之尋又免科配徭役○駕部員外郎龔夔言轉對論刑罰輕重國祚短長係之望追法仁祖舊章凡獄官失入死罪者終身廢之雖經赦宥永不收叙上曰此仁祖之事也其仁民詳刑如此乎命有司申嚴行下○上曰縣令於民最親今多非其人呂頤浩言漢以九卿為郡守即官宰百聖今縣令但以資務差注上曰是其在官良員卑崇惟在得人○庚寅安

高宗 紹興三年

王德
世忠

劉子
羽斬
廣使

賞罰
不私
大臣

復鎮撫使陳規知池州兼沿江安撫使規守德安七年賊不能犯至是召還入對首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編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以安復二州隸湖北帥司自是不復除鎮撫使矣○辛卯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屯鎮江時光世與韓世忠更代世忠至鎮江城下而姦細入城焚其府庫光世擒而鞠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許于上江東統制官王德請于光世曰韓公之來獨德有隙耳當身往迎見之請入世忠大驚謂德曰公誠烈丈夫曩者小嫌各勿介意因致酒結歡而別○金人去興元自虜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劔南諸路皆為徙治之計撤離曷留屯中梁山踰月始自斜谷去興元子羽與吳玠謀以兵邀之於武休關不及後遣統制官王俊復洋州興元府撤離曷既還鳳翔乃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子羽玠子羽盡斬之惟留一人使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玠亦遣撤離曷書以大義責之撤離曷乃止○壬辰移都督府于鎮江照應江淮兩軍機務於是建康府權貨務都茶場亦移于鎮江○浙東宣諭朱粵薦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義烏縣令閻立斯知龍泉縣注汝則知瑞安縣能善詩知嵒縣姜仲開政績詔並進一

官呂願浩言仲開臣之外親乞勿賞悉外議以臣爲私上曰不可有
功必賞乃所以爲公使有罪雖鄉之親亦不當貸○岳飛以大軍次
虔州○癸巳執政奏事上色不怡久之曰昨夕暴雨朕通夕不寐恐
於蠶麥有傷徐俯曰暴雨不害蠶麥又則爲害矣上色稍和○詔禮
官重別討論昭慈獻烈皇后諡號時登仕郎鄒况上書言其兄浩直
諫事且乞雪昭慈后元符之謗前二日上諭輔臣曰此哲宗朝事言
之母傷乎徐俯曰陛下母事昭慈追崇極典天下共知其謗已雪矣
上曰昭慈勲臣之家當時備禮而納正后此本朝盛事俯曰宣仁聖
烈太后尤重家法欲正后生元子繼萬世之統以哲宗少年戒之在
色不欲其多近嬪嬙小人陰連宮掖因是得行媾孽遂致廢后上曰
皆當時大臣不諫之罪也翌日詔况引對上曰况浩之弟汝欲擢之
俯曰浩自有子柄上曰直臣之子復擢用之爲御史使言事贊勳四
方亦足爲國家之光也○甲午知嚴州顏爲條上便民事乞嘗得解
及應免解人並免丁役許之其後太學生亦免○戊戌湖南安撫使
折彥質所遣統領官劉深以兵至鼎州時鼎寇揚太兵益盛潛號太
聖天王且用以紀年○己亥詔復五帝日月之祀四方帝以四立日

黃帝以季夏之土王春秋分朝日夕月禮如感生帝○胡南宣撫使
薛徽言奏郴道州桂陽監去年旱民乏食詔戶部刻剝本路諸州米
二萬斛付提刑司充賑濟命未至徽言即諭漕臣發衡永州米賑菜
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民賴以濟○壬寅尚書右司員外郎劉岑請
訪四方遺書以實三館從之○童子彭興祖五歲能誦書劉轍五歲
能騎射二人皆神武右軍小校子也都統制張俊以聞上召見于內
殿以興祖爲右迪功郎轍爲進武校尉皆賜袍笏○丁未神武副軍
都統制岳飛遣統領官張憲五貴分道擊虜寇彭友等獲之友先據
龍泉至是乃敗○戊申詔諸緣宣諭所按發置獄除正犯入外並放
上嘗論大臣曰向遣五使宣諭意在利民至於贓吏所當深治然所
在多置獄橫及無辜非朕本意此後惟謹監司不必每事遣使故有
是命○明州觀察使高士瞻爲保寧軍承宣使權管客省四方館閣
門公事士瞻初召見乞落階官上曰士瞻以宣仁沂屬故稍優之然
躡等亦不可高爵厚祿留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未嘗假以恩澤今
後官之家官未有過保義郎者此曹何厭之有雖與之正任承宣使
又望節鉞矣○詔自今大軍所過並令本州通判克錢糧官自入境

隨軍出至境上○邕州進士昌慈特補忠州文學克黃西買馬司准
備差使初提舉峒丁李械既罷經略司更委通判賓州任彥輝就本
州買馬道里于遠大理馬遂不至及是朝廷復置司買馬慈上疏請
招來之仍諭諸蕃中馬及三百疋賜錦袍銀帶如有出格之馬依溪
洞裕價收買不可循其舊例每蕃令提舉官以綵帛為信如遣效用
入蠻許借官錢多市鹽綵結托山獠及諸蠻令開托道路庶幾諸蕃
忻慕由盡招馬之術疏入遂授以官俾行其說焉○五月乙卯朔上
諭大臣曰朕省閱天下事日有常度每退朝閱群臣及四方章奏稍
暇即讀書史至申時而常程皆畢乃背射晚則復覽投匭封事日日
如是也○詔諸路宣諭官所薦人才並俟終更令人對當不次陞擢
以勸能吏○左承奉郎林儼獻書二千卷詔官其家一人尋以儼監
西京中嶽廟○丙辰初馬氏據湖南始敷郡道永州桂陽監茶陵縣
丁錢縮米其後丁有逃亡而不除其數民極以為患至是湖南宣諭
薛徽言奏道州丁米萬七千餘斛乞以其半數之田畝半取之身丁
事下漕司相度未幾守臣趙坦亦以為言乃命田畝數三分之一○
詔博采米斛以度課官告償其直者中與數多之家多給官告數少

日有常度

高宗紹興三年

申明法意

取法

者給度牒○戊午大理少卿元袞言律令煩多非明察詳審而熟於
憲章者未免有失故四方請讞此擬繆誤者十常一二望令刑寺官
且法令引用有可疑者為之推原法意申明以煩天下俾郡縣無承
用之駁而姦吏絕因緣之市以廣陛下欽恤之意詔刑寺看詳如其
請○辛酉詔築第百間以居南班宗室仍以睦親宅為各○壬戌應
童子舉張擇為迪功郎擇年九歲能誦書為古風詩孫子論上親試
而命之○癸亥呂頤浩奏事因論祖宗兵制上曰祖宗制度自朕家
法至於仁宗臨御最久恩澤及人深朕於政事間未嘗不繹思仁祖
庶幾其髮髯也○乙丑侍御史辛炳入對言艱危多事之時冗食之
官當減今福建八州而添差至八十餘員理宜改正詔付吏部炳又
言宣諭大臣自今勿廢都堂公見之禮則必無乏材之嘆詔三省通
知○監察御史鄭作肅言通判出於帥守之門則於州事無所執守
視過咎無敢刺舉今藩屏之權已重於此尤所宜謹乃詔諸州通判
見任守臣所辟者並罷丁卯尚書吏部侍郎韓肖胄同簽書樞密院
事克大金通問使給事中胡松年試工部尚書克副使○神武中軍
統制楊沂中以大軍至桐廬縣乃廢賊繆羅與其徒八人已就招詔

沂中遠往招捕餘黨沂中捕斬其徒九十有六人○壬申言者論五使所至訟牒紛起其間固有負屈抑不得自伸至於因緣嫌怨虛誕不實者十蓋八九望令有司具申朝廷特實嚴憲從之○乙亥天申節韓世忠進生鹿上不欲却諭輔臣曰將放之山林以適物性○丙子知永州黃嚙與其州官文武六人並罷以湖南宣諭薛微言劾其贓于不法也○金房鎮撫使王彥復金州○丁丑左中奉大夫王聲英州編管坐權知岳州受賄當絞也仍以其獄示諸路州縣○戊寅左宣教郎李長民守監察御史左修職即程克俊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歐陽興世登仕即鄒況並特改京官先是四人俱得召對上問輔臣曰長民性行比兄正民如何呂頤浩對一人皆淹博文詞則長民優上曰陳襄薦司馬光等朕得其學以待從臣而正民以為光等皆不合時宜者士大夫笑之徐俯言正民之父景淵長者持論平乃不以元祐為非上曰顧長民材行何如其耳元祐之人雖賢其子孫亦不必備用餘人亦不可備廢惟賢則用之又問況何如人頤浩等對以浩之第上曰浩固賢矣更當議況之賢否爾席益曰陛下不以正民之過而廢長民雖已知浩之賢而又問況之賢否可謂至公

高宗紹興二年

不偏
好惡
論人
知

矣上曰朕未嘗偏有好惡况用人乎既而侍御史辛炳言况本非士類編評無聞玷辱名臣之後望授降等差遣後之而已卯湖南宣諭蒞徽言上通判永州劉延年祁陽令張登治狀上問延年何如人輔臣皆言不識上曰古人求賢如不及然人故未易知雖聖人猶難之大臣既不識何由知其賢否通判非如縣令之不可數易也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徽言又奏擅發錢米賑災飢民乞黜責上釋其罪詔自今宣諭官合用錢物並申朝廷違者重賞典憲延年嘗權輿國軍拒寇李勝以迎奉神御為名將徒眾數千人擊舟入軍延年禦之有方勝屈伏而去江西人至今稱之○辛巳罷宣撫司使宜黜陟初張浚既受黜陟之命事重者出敕行之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徐俯大不平指以為僭及是浚還行在而王似等代之故有是旨○六月甲申朔徽州童子林國佐九歲能誦書詔免解賜帛自是遂為故事○乙酉詔以臨安獄多淹滯命祭官一負詣府監視遣決事大者趣之○婺州進士張志行賜號冲素處士志行東陽人以學行為鄉里所推大觀中數舉八行不就浙東宣諭官朱異言于朝故以命之志行年幾七十矣○丙戌復置六部架閣庫自宗室間何

詔封
母
論立
法實
中

執中為吏部始建議置吏部架度官其後諸曹皆置凡成案留部二
年然後昇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耀門文書庫人以為便之宣和
再置再省至是都官負外郎蘇良治奏復之遂命未聽即官兼領○
丁亥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尚書胡松年入辭肖胄言今大
臣各徇己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議乃權時之宜今臣等已行願
毋先渝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
緩之也肖胄母文氏聞肖胄當行為言韓氏世為社稷臣汝當受命
即行勿以老母為念上聞之詔特封榮國太夫人以寵其節文氏彥
博孫也○庚寅上謂呂頤浩等曰為法不可過有輕重然後可以必
行而人不能犯太重則法不行太輕則不禁奸朕常語徐俯異時宮
中有所禁切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惟其理但以常法
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之法責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壬辰
江南東西路宣諭官劉大中言臣嘗軍教授李弼正玉山縣丞張絢
清脩廉潔文孝過人詔並進官赴行在○甲午神武前軍統制王瓌
為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時鼎寇楊公復犯公安石首二
縣湖南安撫使折資數請濟師乃命瓌總舟師以行凡湖南北兵

高宗紹興三年

編管
高書
在兵

官願
浩不
公

並受變節度已而變請招安金字牌上曰近來盜賊踵起蓋黃潛善
等專務招安而無阻盜之術高官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公既梁
江湖亦惡貫盈故命討之何招安為但令壞破賊後止戮渠魁數人
貸其餘可也○辛丑進士歐陽凱士特送洪州編管凱士嘗上書論
時事前四日上諭輔臣曰頃上書人間有狂妄者朕多留中不欲宣
罪今凱士狂妄之甚若不懲戒且慮弱惑群聽亦害政之一端也可
以其書付從官議罪來上仍宣示臺諫議上故斤之○時方審量
賞而以左右司領之呂頤浩當國時有所縱舍左司負外郎王岡轉
持不可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何謂也法者
天下公共之法大臣行法與衆棄之尚誰怨前日論甲黜三官且至
乙矣輒貸不問今日復論丙如甲公秉國鈞於天下具瞻之地不平
謂何而然始有所歸矣願浩瞿然○自呂頤浩朱勝非並相以軍用
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椿等案
各克其數茶鹽錢蓋不得用所椿不能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
於民大為東南之患今江浙月椿錢蓋自紹興二年始○丙午詔丙
外從臣各舉宗室一人以備器使先是知太宗正丞謝伋條上宗室

三將

不夜

五事曰：奉賢才以強本支，更法禁以除煩苛，擇官師以專訓導，繼封爵以謹傳襲，將圖請以辨親疎。時已用，及議復置宗王少卿，因有是命。惟襲封不行。○丁未，詔即駐蹕所在學置國子監，以學生隨駕者三十六人為監生，置博士二員。○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引兵發鎮江，時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屯登雲門，光世懼其扼已，改途趣白鷺店。世忠遣兵千餘襲其後，光世覺之，乃北。既是光世奏世忠掠其甲士六十餘人，且言世忠身為大將，當國家多事之時，正宜謹慎，共濟大事，而乃不循法度，強奪戰兵，若非臣彈壓嚴切，必致兩軍相挺。上貽聖憂，樞密院言：近兩軍申奏，各有互招過官兵，詔同都督孟使詳究發還，如無實跡，行下逐司照會，上尋遣使和辭，仍書賈復寇恂事賜之。○壬子，自陝西既陷，買馬路久不通，至是知秦州節制階文軍馬吳璘始以茶綵招致小蕃三十八族，以馬來市西馬，復通。蓋起於此。○秋七月甲寅朔，宣諭朱異言：建州觀察推官林安宅清廉守正，嘗面折范汝為，為詔循一資，令入對。○丙辰，呂頤浩言：役宮北門未成，而役又少，欲於忠銳第八將范溫摩下擇不堪出戰二百人助役，且令溫自董之上，問其故，帝益曰：役夫出入禁闥，非措所撫，循無以彈洽上。

高宗紹興三年

曰：不可四方聞之，以為使將帥舍甲兵而事營繕，非今日整兵經武之道也。○己未，置博學宏詞科，用工部侍郎李擢奏也。其法以制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十二件為題，古今雜出六題，分三日試。命官除歸明流外，進納及犯贓人外，願試者以所業每題二篇納禮部。下兩制考校，堪召試者每舉附省試院收試，上等改京官，除館職中等減三年磨勘，下等減二年，並與堂除奏補出身人，以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為三等之差，著為令。○詔太史局每月具天文風雲氣候日月交蝕等事實封報秘書省。○初，置提舉學生牧馬監官於饒州，置司時益市馬於廣西，故先擇牧地鄱陽，置官提舉。○甲子，時大旱，上以為民咨怨而傷和氣，諭大臣曰：雨不濡土，當務修政事，以感天意，和買未為良法，重困吾民，其令監司覈實勿為文具也。○丙寅，詔鄉貢進士石公儒、李能並令赴都堂審察公孺臨海人，長於春秋，傳不事科舉，郁光澤人，父深元祐黨人，母陳瓘女，兄弟也。郁早從勲臣自曹彬至藍元振三百二十人子孫，其後得趙普、趙安仁、范贊、錢若水諸孫皆官之。○己巳，詔以父早令兩浙憲臣行所部憲囚左

宣諭 舊李 郁等 孫功 孫子

司諫唐煜乞令憲臣所至親自問度使冤枉獲押從之○庚午詔
無職田選人及親民小使臣並月給茶湯錢十千職田少者通計增
給先是御筆增選人小使臣俸以養廉輔臣進呈上諭以今飲食衣
帛之直比宣和不曾三倍衣食不給而責以廉節難矣雖變舊法亦
權一時之宜戶部尚書黃叔敖言文武官料錢各有格法不可獨增
選人小使臣乞令提刑司肉州縣職田於一路通蠲應副無職田及
職田少者增支從之○癸酉宰相呂頤浩參知政事帝益簽書樞密
院事徐俯以旱乞罷政上親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叶恭交修不
逮思所以克應天心者頤浩等乃復視事○乙亥朱勝非起復舊官
守尚書右僕射向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丙子詔諸路
監司分按州縣親錄囚徒以察冤滯以久旱用工部貧外郎朱締奏
也○泉州洪水溢壞城郭墊廬舍凡三日乃平○己卯進呈左司諫
谷輝奏請疑所抵應人以經進書推恩內門下後省私名慕允中換
進義副尉仍與不作非泛補授乞追改施行遵守朝廷約束上曰此
講筵所奏御寶批也既有例當依例施行帝益曰此事固有前比當
如前旨施行然副尉而煩諫官論執乞陛下從所奏上頷之徐俯曰

高宗紹興三年

既有例當如何上曰然凡朝廷所行事既有法有例而行之因言者
論列而改則是朝廷所行果非也且此小事非關大體呂頤浩帝益
又直請從輝之說上可之○庚辰輔臣奏事呂頤浩言雨足上曰日
者亢旱朕甚憂之以為穡事無望矣今霑足如此殆將有秋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書大有年者纔一書有年者再而已以此知豐登之難
得也先是自六月丙午不雨上命議獄省刑弛力役進素膳及是雨
乃足翌日上始御玉食焉○八月丙戌初忠統第八將徐文叛降偽
齊劉豫大喜命以海艦二十益其軍令犯通秦州○辛卯詔諸路州
軍自去年以後奏案未得斷勅者具月日申報取斷先是禮部尚書
洪擬入對論諸路獄案凝滯上諭輔臣曰奏案法有日限上口但不率行耳可常
者多何以召和氣呂頤浩曰奏案法有日限上口但不率行耳可常
催趣務在刑清庶革父弊乃有是旨○甲午上謂大臣曰元祐黨人
固皆賢然其中亦有不賢者乎呂頤浩等曰豈能皆賢徐俯曰若真
元祐之黨是以其中不免有小人○庚子詔都轉運使移司撫州○
甲辰手詔曰比者雨暘弗時幾變苗稼朕方寅畏怵惕之中又復地

震蘇湖者甚哉其懼焉蓋天之降災其必至皆朕失德不能奉順乾坤叶序陰陽之故爾爾在位大小之臣有能應變弭災輔朕不濡者極言無隱時已命諸路憲司起發州郡所負積年禁軍闕額錢糧是日上諭輔臣恐不便於民速令除放詔自建炎已來皆蠲之○御史臺主簿陳祖禮言按臺令有二院御史分詣三省檢點之文六察官輪詣六曹按察之制望申行之詔自下半年為始○提舉廣南市舶姚焯請得具便民或邊防五事如守臣例許之自是監司皆得條上○乙巳詔復置史館以從官兼修撰餘官皆直館檢討若著作佐郎有關依元豐例差即官無領○戊申罷江淮等路轉運司○是月韓丙甫等始至雲中見宗維議事○九月癸丑尚書左僕射呂頤浩引疾求去時天象示變臺諫交章論頤浩之罪上始厭之○祕書少監孫近請命前宰執供具建炎四年一月以前時政記仍令修注官進交以來起居注命百司各以朝廷所施行事報進奏院從之○下

濟給

管子曰堂上長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蓋言人主之視聽易於廣遠也今欲去曠絕之患而使之無壅其唯言路乎四方雖遠有水旱災異使之上聞雖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疾苦其視聽廣矣能乎是則天下之事無不聞矣蓋人情喜聞其美而惡言其非所聞之事也水旱災異而使得以上聞則凡可以達一人之聽者果何憚而不言乎奸佞之肆欺盜賊之切發若是一人之聽之則已有則必以實告得其實而預圖之天下無難事矣其為益豈小補哉意此祖宗之深意而太上皇帝所以責監司守臣也

權刑部侍郎章誼言朝廷比修紹興敕令去取之間不無舛錯望詔監司郡守與夫承用官司參考祖宗舊典各擬新書之闕遺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刪去訛謬從之○戊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罷為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頤浩再相凡二年侍御史辛炳劾其不恭不忠敗壞法度及頤浩引疾求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因論其十罪○詔諸路水旱等事令監司郡守即時聞奏如敢隱默當實典憲○己未手詔以緡計贓者二千為一疋舊法千三百為一疋建炎初增為二千至是言者欲奉祖宗之制杖脊贓吏於廟堂上以緡直高故有是旨○都省言近降人銀錢帛和羅米一百萬斛務欲利

皇極
條十
爭

不私
名族

實論
明宗
薦人

乞職
諸路
屬官
優等
監丞

國便民聞前時和羅郡縣多將米留不即支阻節減尅民戶實
 得無幾致所糴數少今宜革去前弊詔有違戾者當職官吏並徒二
 年○庚申夜朝天門外火燭民居甚衆○辛酉川陝宣撫司統領官
 吳勝敗偽齊兵于黃堆寨○壬戌呂祉知建康府建康自南渡後率
 以前執政或侍從官為帥至是特有此授祉既至對於內殿首論治
 道之要先自治而後治人兵家之法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因
 條十事一形勢二軍政三守將四屯田五通貨六省費七謹賞八民
 兵九斥候十間諜上嘉納之○癸亥起居郎曾統言記注之官職司
 言動國朝尤重其選多以諫臣為之聽直前奏事所以廣聰明也元
 豐官制始正起居即舍人之名不復并任諫列然有史事亦許直前
 頃者權臣用事言路浸蹙是官者既無言責率以出位為嫌陛下
 雖有好問之誠人臣雖有輸忠之意而舊制日墮莫之或率誠為可
 惜乃命依元豐舊制○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以刑煥堯故乞賜皆
 踰常制上諭輔臣曰祖宗待戚里皆有常憲朕不敢逾豈曰后族故
 私之邪後復以皇后受冊之恩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所私也况待
 遇后家又不敢與宣和家等今請雖不已視其援母后為比者亦勿

高宗 紹興三年

聽○丙寅江南西路安撫大使趙鼎為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
 河南布衣朱敦儒特補右迪功郎敦遣赴行在以宣諭官明宗言其
 深達治体有經世之才參政席益直院陳與義文交稱其賢故有是
 命○庚午上謂輔臣曰日來稍撥忠統軍隸大將而江上防守諸將
 部分悉定頗今歲防秋比日前為略具矣朱勝非曰今歲防秋誠非
 前此可及上曰今有兵僅二十萬當更精擇止得勝兵二十萬器械
 悉備訓而用之可以復中原威夷狄豈獨扞防險阻哉○殿中侍御
 史常同言朝廷設官有常廢而置當存而罷者自度江以來不除寺
 監之官豈非欲減冗員省浮費然在外諸司屬官浸增舊員以江湖
 荆浙閩廣九路約計無慮百餘員事之倒置如此今添差一路分都
 監之類月俸數百緡輟一員之費已可養十寺監丞况一郡之官有
 踰百員而在庭之臣反不及此數非所以尊王室臣愚以謂當裁減
 諸路屬官之數復除寺監丞官一則可以分掌即曹繁劇之務二則
 可以養試人才以觀其功能而於此選除即官監司三則資淺而可
 用者不至僥倖而躡遷其為利便灼然明甚是日進呈上曰即官高
 選前此多選寺監丞乃得之自無以自洪官進人材徑至

張約
乞擇

郎官非是美議復置如同言○千甲官軍身以不機吏事皆以白劄
子經下有司既報行然後赴給舍書押降勅其後擬官斷獄皆然兩
省之職殆廢至是中書舍人孫近言國家做唐舊制分建三省凡政
令之失中刑賞之非當其在中書則舍人得以封還其在門下則給
事得以論駁蓋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則號令無反汗之嫌政事無
過舉之迹今給舍但書押已行之事雖欲論執而成命已行非設官
本意望申嚴舊制應非軍期急速不可待者並先書讀而後行詔自
今非急速不可待時者並報應給舍書讀如無封駁令畫時行下○
大理少卿張約言親民之官莫如縣令比來縣令不職奸贓日聞豈
特為令者之罪蓋在於舉之不審用之不當任之不义遇之不厚臣
欲乞每歲監司聚議舉縣令治狀尤異者一人保明列奏乞行誅賞
庶幾人自奮勵化為循良吏部注授縣令並用合格之人不得注初
官子弟及文李裴儒之士是日進呈上曰縣令尤為近民須一任
有舉主及格者乃得為之比來一切之制行或初官便得為令已整
正矣當謹守之乃命以初所言送吏部後多施行○甲戌江南寧
州縣李椿年練習民事積稅有條湯鵬舉悉心撫

李
將
務

人服恩信詔並進一官俟任滿赴行在○乙亥江東宣撫使劉光世
為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為建康鎮
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置司鎮江府神武前軍統制王瓌為荆南府
岳鄂潭鼎澧黃州漢陽軍制置使置司鄂州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
為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置司江州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郭
仲荀知明州兼公海制置使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兼權殿前司公
軍乃詔仲荀以紹興府温台明州為地分始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
定路分故無所任責朱勝非再相始議分遣諸帥各據要會某帥當
某路一定不復易○冬十月癸未起復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
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自渡江以來官司文集散佚議者
以為銓法最為急務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元豐元祐吏部法來上
乃命洪擬等以省記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至是成書○丁亥詔無
州進士鄧名世左承事郎李公懋左從政郎徐嘉並召赴行在以宣
諭官劉大中薦也○戊子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張宗臣罷宗臣初除
大理卿坐章去會婺州以賣鹽不法事被劾宗臣欲逮平民數十人
府官就白示宗臣大怒曰此事在相學遣人討來知之否簽書鎮東節

度刑之詔惟恐無辜被繫公身為部使者不能上躬聖意而觀望宰相耶聞者莫不決意宗臣大慚九成因投檄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奏宗臣夙負且言其朋附權貴居五客之一故罷○庚寅大理少卿元袞言四方之獄雖非大辟情法不相當者皆得奏請裁決今奏按來上大率皆引用情重法輕之制而所謂情輕法重者鮮矣豈人之犯法而無情輕者乎欲望申救凡遇麗於法而情實可矜者俾遵守成憲請讞以聞詔申嚴行下○甲午大理國請入貢且賣馬上諭大臣曰令賣馬可也進奉可勿許安可利其虛名而勞民乎身令帥臣邊判償其馬直當價則馬當繼至庶可增諸將騎兵不為無益也○尚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宣諭江南路還入見以平反獄訟科撥財賦為八冊來上大中出使時薦士十六人所薦士後多知名○乙未提點東刑獄周綱言新法所請○丁酉禮部員外郎兼秘書省著作佐郎舒清國言自有狄難盜賊起人民離散戶口減少而守令或不究心撫存凋瘵調宜以

庚寅 紹興二年

戶口增否立守令考課之法而優賞格庶幾守令惠愛及民從之○戊戌手詔略曰士大夫趨向尚多趨附征利蓋奔競之不息則朋比之勢漸成可令臺諫伺察其微即行糾劾○舒清國試起居即仍詔以見闕官日下供職自是職事官除拜不俟給舍書讀率得堂帖即視事○己亥偽齊陷鄧州○癸卯詔福建憲漕置司去處並依舊制○李橫棄襄陽奔荆南知隨州李道亦棄城去趙鼎遣糧舟至橫遂以所部如洪州○甲辰荆潭制置使王玘率水軍至鼎口與賊遇接戰不利玘為流矢及木老鴉所中遂趨鼎州○偽齊陷鄧州守將李簡棄城去○丁未手詔曰邇來注擬榜闕之際姦弊百出貨賂公行寒士困苦安得如毛玘清公使天下之士莫不廉潔自厲三省可行措置柄臺嚴加糾察初上以吏部注擬多弊手詔戒飭略曰安得如皇甫鏞之流鈐制更姦除其弊源既而上以鏞迎合貢羨恐臣下有疑翌日御筆改用毛玘事且諭朱勝非曰他時詔語未當三省便可進呈改定徐俯曰此所以見盛德○戊申詔今後省試並就行在自諸路置類省試行之纔二舉議者以為奸弊百端且言本朝省試必於六節 旨翁休亭士中舉者行寺即命事中擇司知舉鄉

監為參計 飢聯李官為 穆廣文以律文監初故能至公至當賦
服士心詔檢累降指揮申嚴行下於是遂罷諸路類試○庚戌復置
宗正少卿一員太府司農守軍器將作監各復置丞一員太府寺大
理左斷刑右治獄各復增丞一員始用常同請也○辛亥詔添差官
州十縣已上勿過十員三縣已上五員已下二員縣萬戶已上三員
已下二員仍並以二年為任○十有一月丙辰執政進呈修運河畫
一朱勝非曰修河似非急務而饋餉艱難故不得已但時方盛寒役
者良苦居民遷避皆非所便恐議者或以為言上曰禹卑宮室而盡
力乎溝洫浮言何恤焉○廣西經略司走馬承受俞似為諸司所劾
罷自是走馬承受遂不復除○丁巳開封府布衣李漢英上書言國
家之弊在用柔太過故虜得逞上曰光武治天下以柔漢室復興漢
英所言仁易朕不以為忤聞罷罷可也○庚申禮部員外郎虞漢請銓
試初出官人以經義詩賦時義斷案律義為五場就試人十分取七
為首循一資從之○癸亥詔諸路上供錢物令戶部歲終彙劾摺進
侵隱去取申朝廷取旨責罰○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統制吳全吉
初寇遇于湯武口死之○甲子樞密院言韓尚書胡松年使還上

位遣人入虜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宗維始遣李永壽王翊等九人
與尚書偕來○乙丑殿中侍御史常同言皇城司以鄆王提領而不
隸臺察閣門客省四方館以內侍鄧文說提領而不隸臺察秘書省
以新置而不隸臺察若謂近要之司不當察則三省樞密院尚有分
察之法者有官司在六部之下而不隸臺察之理時閣門皇城司皆
援時康詔旨依祖宗法隸屬中書省同復奏御史臺格乃詔並隸臺
察同又言六曹尚書侍郎拘執繩墨願少假以權使隨事裁決上曰
國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故凡有司以奉法為能而不敢以私意更令
祖宗成憲朕不敢改也

臣留正等曰

任人固愈於任法而自秦漢以來鮮不為法之用何

哉公道不行私意交勝人不足任而法為可守况乎一代之興
必有其代之法而所謂一代之法者本非成於一代其所指治亦
遠矣特因時之宜而少為損益爾尊之可以致治違之則至於亂
蓋已有明效大駭於前代庸可率意而輕之歟常同之請知任人
任法之說而未察公道私意於時也尚書侍郎雖未必皆循私
之人要其所御皆宿姦巨猾法明如是彼猶舞而用之法意一縱
則將何所不至哉臣謂今日弊正在於不知謹守祖宗之法而上
下因循廢弛儻每事一以祖宗之法繩之何患於不治大上皇帝
胃

案

四州

詔治淮御筆皇城司係專一掌管禁庭出入祖宗法不隸其臺察已降指揮更不施行先是常同援臺格奏陳而幹辦皇城司馮益等復言本司自祖宗至今並無隸其臺察指揮輔臣進呈上曰政使皇城司隸臺察何所憚顧祖宗法不可易今如易之後將輕言變祖宗成憲者衆故不可不慎也○癸酉詔行在民居失火延燒官臺數多者取旨依軍法○甲戌廣南宣諭明臺奏廣西提點刑獄董弁等十二人治行詔並進官一等俟滿秩赴行在○乙亥詔復司馬光十科舉士之制令文武侍從官歲各舉二人用宰相朱勝非請也○丁丑詔宣諭官所職吏罪至死者令刑寺責出情理巨蠹之人三兩名令所在留禁俟時議舉祖宗杖黥之制故有是命○初令賓橫宜觀四州守臣專管買戰馬如邕州例以提舉廣西買馬李預言逐州並係接連外界可以招誘故也○己卯蜀南劍州所負民間獻納錢十六萬緡葉濃之亂諸司悉取為軍費至是戶部責償而侍御史卒炳言本州累經殘破今再取於民其數百萬戶之害宜特十六萬緡而已乃寢其命○庚辰詔諸州大辟應奏者從提刑司且因依繳奏申舊制

高宗 紹興三年

集

也○十有二月壬午玉山縣丞張絢除正字用劉大中薦也○初監察御史劉大中自江南還言慶饒兩監二年所鑄新錢纔二十萬緡而用本錢十二萬緡吏卒之費又二十三萬緡得不償費至減併官更癸未從之○乙酉臨安火後二日又火燔民居甚衆宰相朱勝非引咎乞省政不許○己丑詔四川諸州犯私茶鹽人並不用赦蔭原免自是天下茶鹽皆用重法矣○壬辰詔諸路監司令三省選擇差自今臣僚差遣並不得自具闕乞差時御史建言祖宗朝除用監司必擇累任知州通曉政事實有政績或久任省府推判練達老成之人故使按察吏治發摘姦伏薦舉人材撫存百姓無有不宜若有本路利害就委措置無有不當近年任用太易以一路耳日之寄付新進望輕之人欲使政事修舉姦宄消伏難矣望令中書慎簡聰明公正之人參之衆論書之於籍以待有關按籍除授疏入上諭輔臣曰今奔競之風未息每有一闕必致干乞宜明戒諭毋得具闕乞差庶修士檢然循習已久終不能革也○癸巳詔修蓋殿宇迎奉祖宗神御赴行在○乙未詔初磨勘改官人許注外路教官者為令○宰

執事 官 蓋常試 運

司官若

上當別選節

每命

官平

差官

出外自祖宗時有之亦不得俱廢也○甲辰詔南班宗室新第仍舊
 以睦親宅為名○丙午虜使李永壽主翊至行在○是歲宗弼引兵
 攻和尚原拔之○海寇黎盛犯潮州焚民居盛登開元寺塔望吳氏
 故居問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民賴免者甚眾○王
 寵既陷為齊劉豫令赴京擢用終不受偽命而去

增人講議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八



聖